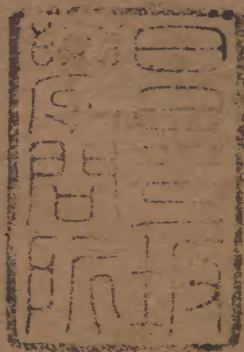


太極圖說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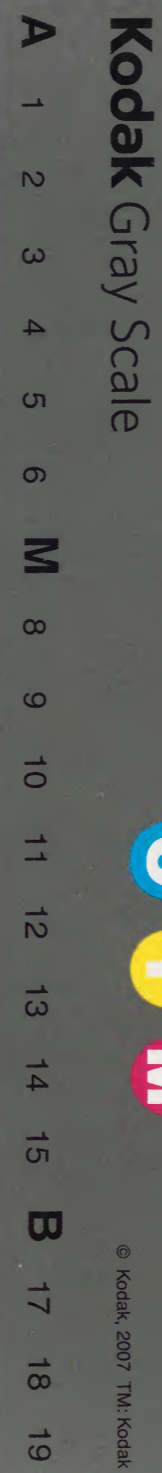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九三五
冊	一〇
架	二九九函

十三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51
冊數	10 (9)
函號	299 152

儒家四号

共十本



太極圖說論卷之十三

太極圖說明教論六十七

淺草文庫

或曰聖人教養之道遂其欲而後教之可謂至矣然人之有欲不如是而已也其情喜榮惡悴好逸憎勞見爵而思伐見富而思奪苟非其人能自克其已雖日提其耳而命之亦何益之有哉余曰此其故聖人豈不憂之慮之其如天下之人不能無富貴貧賤勞逸榮悴之分者勢也不能使人惡富貴而喜貧賤去安逸而就勞悴之情者亦勢也古聖王之富貴人也

大樞圖說前
卷之十三
非聖王之自謂能富人而貴人也。本天而富之貴之者也。故曰富貴在天。其曰在天。豈天與富貴而後聖人從而富貴之耶。又豈其人既富且貴。歸之莫之爲而爲。而委之天者耶。聖王以爲天欲與人以富貴。必先與人以才德。與我共治天下。舍此將以誰求耶。故天下之人居富貴而不以爲愧。處貧賤者亦安然而無所怨。既已富之貴之。不能不榮之逸之。于是著爲訓曰。此治人者也。宜榮宜逸者也。此治于人者也。宜勞宜瘁者也。然而舉天下之人。皆天之所生。則當知

天之爲天。所以自生。而亦如之。以爲生者也。天之所自生者。其運也不息。其命也不已。人亦如之。而後人可以生。不則不可以爲生矣。故曰民生于勤。勤則不匱。勤者人之所自生者也。乃蚩蚩之人。止知逸樂之生人。而不知勞苦之生人久矣。雖以才德之人。處逸樂之地。尤必兢兢然戒之曰。君子所其無逸。敬姜所爲。自天子卿大夫。以及王后命婦。莫不勞其心。而不敢弛其力。况士庶人之夫婦。敢舍力而淫心。以他求乎。于時士處于庠。農處于野。商賈處于市。安焉習焉。

莫不有以定其志焉。三代之世，主德雖衰，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聖王之憂深慮遠如是也。至衰世而無才，無德倖居高位，載寶而朝求之，風開矣。負乘致寇，奪之風起矣。一人求之，一人得之；人人思求，思得矣。一人奪之，一人據之；人人思奪，思據矣。豈聖王之道不能安其人，求之奪之之心乎？抑聖人之道不足制其人，求之奪之之心乎？惟上之人無以使天下之人安焉，習焉。有以定其志焉，以至于斯也。或曰：人有生來出處安危，各有道以處之。士君子當此，莫不顛倒雜

亂而失其常，亦惟不明于人生憂樂二者，而有以通之耳。一二賢知之徒，或放志于山水，或寓情于麴蘖，多以達生爲旨。而莊周南面，釋氏西方，謂人之樂不如鬼之樂，日放其心而不知其違道也。遠矣。余曰：喜怒哀樂，人性之發而爲情者也。天下有以樂爲憂，以憂爲樂者，此矯情拂性之人，不足與聞大道者也。人于有生之憂，不可以終日；而于有生之樂，終其身處之，猶孜孜汲汲，不知其所止。古聖人所以平其情而達其性者，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而人莫之知也。子

以聖人止教士君子以素位而行無入不自得者耶
雖愚夫愚婦所以平其情而達其性莫之或遺者也
均是人也聖人既有以處才德之人矣尤必有以處
天下無才無德之人朝焉夕焉以糊其口焉作焉息
焉以有其居室焉父子兄弟以相保焉歲時蜡臘以
相娛焉人生之樂亦孰有過于此者耶其安分而若
忘者即能樂之徒也不能安其分者豈無其人至求
之不可倖得雖不定之志亦靡弗定矣若夫讀書明
道之人于此猶有所介于中吾知其才者不必才德

者不必德乃聖人所為未足與議者耳彼既不得為
善道之人必且為敗德之人有必然者也莊周以曳
尾塗中為樂樂貧也見富貴而惡之矣釋氏以苦空
為樂樂死也見有生而惡之矣世之從事聖門能尋
孔顏樂處既不易得其人苟能通乎憂樂之情不以
憂為憂樂為樂而超乎憂樂之外亦可謂得入道之
門者矣夫人生境遇何常之有其為憂樂亦何嘗之
有昔謝安過江有聲無哀樂論其旨未嘗不可通于
斯也故境之憂者莫如貧賤彼晚食當肉安步當車

○至○理○至○言

之人○何○不○樂○之○有○以○視○極○人○世○之○樂○如○初○登○于○天○極○
人○世○之○苦○如○後○入○于○地○憂○有○常○憂○而○不○失○其○樂○者○有○
矣○樂○無○常○樂○而○能○復○居○其○憂○者○幾○人○哉○其○于○患○難○亦○
猶○是○也○况○人○生○憂○樂○未○有○不○相○因○而○生○樂○極○而○憂○亦○
未○嘗○不○隨○之○憂○極○而○樂○亦○未○嘗○不○隨○之○憂○樂○在○心○原○
不○在○境○猶○哀○樂○在○心○原○不○在○音○士○苟○明○此○其○于○行○道○
不○已○思○過○半○矣○乎○

○憂樂互相倚○伏筆筆勾出

不能由道皆由境遇不安境遇不安皆由不通憂
樂吃緊喚醒不識不知之人走入二氏

求樂有關
行道甚大

太極圖說明教論六十八

或曰人之于道莫甚于生死苟斯事未能了徹其于
大道終其身力行而無間亦未易得也大聖賢人朝
聞夕死歿壽不貳之說自非一二篤信好學之人其
能與于斯也耶余曰人之生死人知爲人之道而已
而不知其爲天之道也人不知天之道欲自盡其人
之道于生死之間亦難矣孟子以知性爲知天以存
養爲事天而後以歿壽不貳爲立命此以見人于存
養時猶以歿壽貳其心亦未能盡知天事天之道者

也是故孔子言窮理盡性以至命又自言五十知天命可以知立命之難也然則人生于世壽夭介之而能修身以俟者幾人哉此孟子又爲存心養性之人未知立命者申論之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則正逆則非正巖牆之立豈天爲之命之立不立又在已而不在天立則死亦正不立則壽亦非正又以盡道極楷明之而後修身以俟者不待盡年而已知所自立矣故孔子知命之言雖爲心性言之未嘗不兼死生言之而孟子立命之說則專以死生言之也夫死

與壽人之事也不以死壽貳其心亦人之事也于天之命無與而言立命以事天且天之死壽人雖天之命之人受之而死者自安其死壽者自安其壽此卽爲順受其正而已耶吾有以知其不然也夫命之爲命賦之于天而思所以立之必有與天所賦之性一○此○卽○謂○發○聖○人○所○未○發○與○有○宋○諸○儒○迥○乎○不○同○盡而無不盡者斯爲立必不徒以盡天所賦之命於人所受之性可以盡可以不盡者爲立故天之生人也以百年爲人生之大齊人之得百年者千百而不得一焉或七八十年五六十以至四十三十年二

十年其殀殤無論已大約以七十年為斷又人生以後之大齊也以人生七十年計之十年幼學二十而冠三十壯有室四十強而仕五十服官政六十願指使七十老而傳以四十年為求志之事以三十年為達道之功人受天之年而為人不可謂不久矣不可謂不厚且重矣八歲就外傳十五入大學一年以至九年而大成雖有中才亦可以成人况才知過人者乎以是四十年求志之年事親從兄敬長睦族尊師取友以盡其天德而天德有不盡者乎以是三十年

達道之年經邦弘化奉職宣猷功存社稷澤被生民以成已成物而已物有不成者耶其起而有為也即十年服官十年有禪于國五年服官五年有禪于民以無忝吾行義者無忝吾求志亦可以為成人矣况乎少壯策名衰老謝政其生也尊榮于朝其歿也尸祝于鄉不愧于天地無忝于二人天之以年予人也不亦重乎或曰此固人生德命俱隆有生之願遂矣若夫豐于德而嗇于命不得一行其志能無感慨于中而不自聊者耶余曰此天下之人莫不以是憂生

而戚戚嗟嗟者也。即日進天道一篇于其前。哀如充耳而不予聽耳。雖然嘗試與子言之。人之生也必有所事之人。根于天性。終其身而不忘者也。其大者入則事親。出則事君。苟得親而事之。以盡吾孝。其視得君而事之。以盡吾忠。一也。如老萊行年七十。荀顛年踰六十。而色養蒸蒸。雖三公之尊。不以易一日之樂。○此○皆○古○人○終○身○由○之○今○人○一○如○無○其○事○而○忘○之○者古之人多有之矣。聖王之制。四十強仕。非無顏淵子奇之才。雖遲久以老之。亦以其家必有親。不忍據奪之也。孟子以父母俱存。王天下不與雞豚。足以逮親。

雖抱關擊柝。弗為之矣。苟不得吾親而事之。當行義之年。君子未嘗不以及吾君吾民。為汲汲然有道仕。而無道隱時。世則有然矣。用之行而舍之。藏遇合則又有然矣。亦安有憂能傷人。不復永年者。為君子人耶。今世之人。不知天命。而以年壽為憂者。二者而已。其一以窶貧為戚戚。邪徑而託足。詭遇以希榮。愚夫愚婦。羨而效之。志節之士。不屑道也。其一以放佚為養生。垢俗以動其概。疵物以激其清。介人孤士。嘯呼而從之。聞道君子。非所尚也。夫天之畀人性與命兼。

而有之者也可以獨善用之可以兼善用之不能必
之于天而能必之于已者均有以自處而不失其正
耳○今慕富貴而以及時為汲汲無論得之不得有命
存焉○即求而得之亦其命也而已失其性矣况不以
其道而非命耶○守微尚而以養生為欣欣無論大行
窮居有性存焉○乃一若忘之雖曰安命而已失其性
矣○而可謂之知命耶○此其人辟之滅穀忘羊其失則
一皆無與于知性知命不足以事天也○余以人之為
人無一非天之為天而有之故人之為人能一如天

之所為而為之其去聖人亦不遠矣○故人之生也一
天生之○不以人之生失其天○死也一天死之○不以人
之死失其天○其為天之人歟○其為人之人歟○天無生
死○吾有生生死而無生死者歟○天無始終○吾無始終而
有始終者歟○或曰此為學道之人立其教者也○天下
凡庸之夫孰不惑于二氏又安肯一其心志從事于
順受之教其若之何○余曰二氏之教始于自私人之
相率而從之者徒知人之有生有死而不知天之生
人死人惟不知天之生人死人故天以天之道生人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九 佳山堂

死○人○遂○不○知○一○已○生○死○之○有○道○而○妄○求○之○斯○二○氏○之○
徒○得○引○而○去○之○耳○天○之○生○死○人○一○本○天○之○道○生○死○之○
非○以○其○爲○人○也○而○生○死○之○人○不○得○而○知○也○人○生○百○年○
而○死○天○地○之○間○無○此○人○矣○無○此○人○者○乃○人○之○自○無○其○
人○以○吾○生○而○有○是○人○一○旦○死○而○無○是○人○耳○而○天○之○有○
人○無○時○無○日○不○有○人○所○無○者○此○一○人○所○有○者○彼○一○人○
矣○所○無○者○此○百○千○萬○億○人○所○有○者○彼○百○千○萬○億○人○矣○
人○爲○一○已○之○生○而○喜○爲○一○已○之○死○而○悲○天○不○以○爲○悲○
喜○也○人○爲○生○一○已○于○百○千○萬○億○族○類○中○而○喜○死○一○已○

于○百○千○萬○億○族○類○中○而○悲○天○不○以○爲○悲○喜○也○夫○天○既○
以○生○生○不○已○之○仁○生○人○非○不○欲○使○天○下○之○人○長○生○不○
死○以○成○其○爲○人○豈○其○不○能○不○生○之○者○天○之○仁○爲○之○其○
不○能○不○死○之○者○天○之○不○仁○爲○之○耶○人○苟○舍○一○已○之○愛○
生○而○惡○死○而○以○萬○物○之○生○死○觀○之○知○天○地○非○獨○生○死○
吾○一○人○而○其○怨○少○解○矣○若○更○以○天○之○生○人○無○窮○其○死○
人○自○必○無○窮○其○死○人○無○窮○其○生○人○又○必○無○窮○人○人○無○
不○在○生○生○死○死○之○中○其○怨○又○少○解○矣○若○更○以○吾○非○不○
欲○天○生○吾○一○人○與○天○地○同○其○無○紀○無○算○之○人○而○不○能○

使天生億兆人如吾一人與天地同其無紀無算之
 人天苟私吾一人是以吾之私強天之無私而私之
 有是理無是理必有知之者矣且天非不欲使億兆
 人之生與天地同其無紀無算之人非不欲使億兆
 人之生如生一人與天地同其無紀無算之人天苟
 以生生不已之仁私一世之人是天以生生不已之
 仁止于一世而不已之不于百千萬億世而不已之
 有是理無是理又必有知之者矣二氏之徒惟知生
 之為生不知生生之為生亦不過生而求為爽鳩氏

之民死而求為南面王之樂而妄求之已耳且天之
 于人其生生之道又不徒以一生之而已氣散形亡
 而有不亡者存其人亡其神存也且不獨其神存焉
 而已其形與氣亦未嘗不存其人之子若孫是也是
 天雖死吾之為人未嘗死吾之為鬼為神雖死吾一
 世有形有氣之為人未嘗死吾十世百世子若孫有
 形有氣之為人是人之生也其形與氣與神何一非
 本天所生生以生之人而形與氣與神生而為人死
 而為鬼日在陰陽不測之中子復生子孫復生孫如

火傳薪何一非本生生不已之道爲之嗚呼天亦何
負于人而人爲負天之人天不忍人與鳥獸爲羣而
人自甘與鳥獸同羣天不忍人與草木同腐而人自
甘與草木同腐而修身以俟之君子與順受其正之
常人于千百萬億人求一人而不可得矣此皆聖人
之所不言卽無其言而有其理者也亦盡性至命緒
餘不足道之說娓娓言之以醒世之凡庸人而已矣
生死二字爲二氏把持哄誘桂山娓娓言之不得
已耳豈好辨哉正言以喻君子支詞以醒小人

太極圖說明教論六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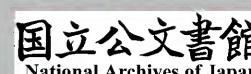
或曰人之生也以盡其道而爲天所生之人也一二
賢知之徒嘆身世之勞勞感光景如逝水以達生爲
旨以休死爲歸豈天道而外更無所爲道歟孔子以
子桑琴張之徒遊方之外未必無說以處此耶余曰
此聖道之不明于天下人之失性而從欲者莫不能
言之○以自解免久矣○然而愚不肖之人其殉欲也不
過自陷于罪戾而已而賢知之徒其始爲任性爲達
生而未已也爲爲我爲逃世而未已也爲清淨爲虛

無爲養真爲存神而未已也其究歸于長生不死而爲神仙兩漢之世儒者于心性道德之原本少所講求處則孝弟廉恥爲尚出則政教化效爲先老莊之書廢而不講晉世王衍何宴諸人宗述其旨解脫拘束引歸虛無然亦止于經子儒書傳誦習聞之外求其標新領異資談說焉耳其時老莊弟子闐然無聞惟支遁道安法深慧淨輩披釋氏之緇衣暢道家之玄解其後佛圖澄鳩摩羅什之輩皆能通曉漢義翻譯胡言註釋增補撰述分疏巧辟妙喻不出南華一

書以致達摩西來掃却文字亦不過雲將搖頭東郭瓦甕便爲秘密之旨令人于無首無尾尋求之然使其亦如老莊之言虛無爲虛無清淨爲清淨神仙爲神仙猶夫老莊而已何以能使其教爭雄于天下哉于是本佛氏空色相無心性之說而敷衍之以其道爲無上之道以其天爲無上之天以其寂滅之教爲無上之教以爲吾之成佛作祖豈彼神仙之徒所得而望其肩背者哉二家源流大略如此故老氏以人生莫大于生死而聖人徒以道爲生死雖欲自盡其

年者少矣是非天欲夭折之聖人以道夭折之也彼
如親見二氏而面命之
老氏者何人斯耶豈真明于聖人死生一致之道而
猶以長生不死徒爲神仙之說耶佛氏亦以人之爲
人莫大于生死中國聖人止知天能生之能死之不
知非天能生死之吾能死而可以無死生而可以無
生彼釋氏者何人斯耶豈真明于聖人死生一致之
道而猶以長死無生爲佛祖之說耶蓋聖人之道一
天道也非聖人之道也聖人未嘗以天道爲吾之道
必欲使人從吾而信吾尊吾爲聖敬吾爲天如二氏

各以其道爲己之道褻天棄天而不忌侮聖非聖而
不顧以愚天下之人爲天上地下惟吾獨尊者也聖
人自視其道非我一人之道乃人人之道也吾以斯
道明于天下天下之人無不明之是明天道于天下
吾雖與焉而若無與焉者也吾以其道行於天下天
下之人無不行之是行天道于天下吾雖與焉而若
無與焉者也雖勞心勞力貴賤有殊其爲修己治人
率性由道歿壽不二立命事天無君子小人同歸一
致之理者也使有可以長生不死長死無生之道豈



有一本天地大德仁天下之聖人卽一物之微尚不
欲其疾厲而夭折之者何如而必不令天下之人相
率而爲之耶自古巢許卞務之徒亦不過遂其生適
其志放廢自甘無所求于人世其自比也亦同于鷦
鷯栖枝偃鼠飲河之說非有託爲長生久視傲天下
短折之人南面西方引天下妄求之輩者也以吾道
與若屬論之自非無道則隱長爲逸民亦聖人之所
不許也老莊之徒亦不過本此意因是而創爲神仙
自飾其放佚而悖王道之非佛氏之徒又不過本此

意因是而更稱佛祖以能說空無而出于天道之外
于天人大道亦有何與而以爲吾道之外又別有道
取于桑輩于遊方之外求之不亦誤乎

二氏立教至淺陋一經洗刷皮骨不存或人以子
桑一流爲別有道以問之亦有疑于老莊之源流
出于巢許宗門之枝葉根于老莊桂山爲一一指
摘而辨析之而二氏之道不得爲道益復了然

夫之道不異無益於然
由千與指宗門之妙業跡于法華卦山為一一法
乘一乘為限首巽以問之亦育錄于法華之惑流
二刃立楚至數則一絲我佩史骨不許如人以千
即千乘輩千鐵式之世求之不亦幾平
于天人大道亦育可與而以無吾巽之世又限首巽
意因是而更亦於此以對猶空無而出于天巽之世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

或曰世之衰也人方以實有為苦而老氏以虛無之
樂引之人猶知實有為真而佛氏復以實有為妄引
之著為邪說狎侮聖人且復以富貴壽夭吾能轉移
之罪孽凶禍吾能解脫之舉天地鬼神而狎侮之矣
天下之人汲汲然希福利于生前閔閔然求安樂于
死後其視一切禮法且如桎梏况肯求操存舍亡于
幽獨之中而自強不息者耶愚恐今之流入于異端
非昔之流入于異端可比也吾子雖殫心力而排斥

之其若之何余曰聖人之道之大明于天下猶天之
有日也二氏之說特雲霧之四起而障之耳王者興
而聖人出本吾道以正之不足正也所可痛者舉天
下無智愚賢不肖之人未有能自知人之所以為人
何以爲人者耳夫不知人之所以爲人又安知道之
所以爲道不知道之所以爲道又安知天之所以爲
天堯舜孔孟復生人知堯舜孔孟之爲人猶知人之
所以爲人堯舜孔孟旣没人不知堯舜孔孟之爲人
卽不知人之所以爲人矣然堯舜孔孟沒而無非堯

舜背孔孟者乘之民卽自失其所爲人猶知堯舜孔
孟未嘗失其所爲人是吾自失其爲人耳乃又以二
氏之非堯舜背孔孟者起而乘之民旣自失其爲人
方且厭棄堯舜孔孟之爲人乃二氏又以非堯舜背
孔孟之教教之民之得遂其厭棄之情已若水之就
下有沛然莫禦之勢而况其所爲非堯舜背孔孟之
教其生也放佚其死也安樂視堯舜孔孟什百千萬
倍之有不舍而歸之者必無之理也至于今天下之
人亦徒以飲食男女故不皆相率而歸之耳又孰不

憂世覺民○喫緊在此○

以言實有。不如其言。虛言無言。死生不如其言。不死無生。不以身歸。而以其心歸者。又可勝道哉。自非使天下無智。愚賢不肖之人。自知人之所以為人。何以孔○孟○立○教○根○源○人○誰○參○透○為人。而後可與言道之為道。何以為道。天之為天。何以為天。必不可得之數也。人之有氣。天之氣也。人之有質地之質也。人之有性。天之命也。雖分形受氣于父母。無一不本于天。而有之。故人之事父母。一如事天地。至其所命之性。即所率之道。其所為人。倫天德成。已成物。無一非人之道。無一非天之道也。猶人之

一身無一非人之身。乃無一非本天地之身。以為身者也。無智。愚賢不肖之人。天之所有人。無不有之也。孔子謂天地之性。人為貴。能盡其性。直曰配天。非推而大之之詞也。夫人之為人。其貴也。如是其大也。如是乃天下之人。不以為貴。反以為賤。不以為大。反以為小。非大天之體。而必小一己之體也。非大天之道。而必小一己之道也。亦不過以天之年歲。如是其無窮。而人之年歲。如是其有限也。以是為人之貴。且大不得與天地並焉耳。愚不肖之人。曰奈何以有限之

大學
論
卷之
三
大

身欲與天地同其長久不以生爲樂而以生爲苦何
爲者耶。賢智之徒亦莫不以有限之身雖立德立功
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耳。天下苟有真不朽之道與天
地同其長久者吾舍而弗求吾其鳥獸草木也歟哉。
此其人在文武道衰孔孟教微之時發而爲言見而
爲行已浸浸乎有潰天地之範圍決聖人之隄防之
勢而不可止矣。老氏起而莊列之徒和之其言虛無
後人尚推爲不可及至佛氏虛而尤虛無而尤無以
歎虛無之不可及者更歎尤虛尤無之尤不可及豈

顧問哉。然而天下之人徒知二氏之教足以厭吾之
心志而求之又孰知二氏之教乃不足以厭吾之心
志求之亦無益者耶。老氏之教爲谿爲谷此亦極天
下之至忍也。世之能與爲徒者亦罕矣。佛氏之教爲
冥爲寂此極天下之苦空也。世之能如其教者亦罕
矣。其與爲徒者亦天下蠢愚頑鈍丐食無所之人耳。
乃帝王卿相賢士大夫又莫不敬而信之如拜下風
于廣成甘爲奴于佛氏亦爲其練氣存神之說可爲
神仙圓空守覺之談便成佛祖生而不死死而無生

其所爲施捨懺禮○福田利益猶其末焉耳○嗟乎聖人
之教通乎幽明死生鬼神而有之不可得而無之者
也○二氏之教分幽與死與鬼求之不知其無而無之
者也○乃天下之人反以聖人不恒言幽言死言鬼不
知其無之爲無而不言二氏惟言幽言死言鬼能知
無之爲無其言無一如言有且以聖人卽言幽言死
言鬼于吾所求幽與死與鬼無所用之者也○二氏專
言幽言死言鬼于吾所求幽與死與鬼有所用之者
也○而二氏鬼道教民之說于是乎大行○老氏曰吾能

說○透歷代○飯依二氏真正○由○從○無○人○發○

合陰陽二氣而自主之○吾之生死異乎人之生死○斯
吾之鬼神異于人之鬼神○佛氏曰吾能出陰陽二氣
而自存之○吾之生死異于人之生死○斯吾之鬼神尤
異乎人之鬼神○夫天之爲天○一天而已○陰陽之爲陰
陽○一陰陽而已○吾何必問其死生在陰陽之中而爲
鬼神○出陰陽之中而不爲鬼神○卽謂在陰陽中之生
死鬼神亦生死鬼神也○出陰陽中之生死鬼神亦生
死鬼神也○天下之生死有離乎陰陽而又入陰陽而
而爲生死○天下之鬼神有離乎陰陽而又入陰陽而

爲鬼神者耶。二氏又必曰：爾雖能知生死，不能死而無死生，而無生爾。雖能知鬼神，不能知孰鬼大而孰鬼小，孰神貴而孰神賤。亦二氏自以已之鬼神爲貴，且大人之鬼神爲賤，且小耳。吾知大且貴者爲神，小且賤者爲鬼。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聖人以至愚不肖之人，無一不可于鬼道而知之者，無一不可于人道而知之者也。然則二氏之所自爲貴，且大者，徒以人不能爲長生不死之鬼神，吾能爲長生不死之鬼神而已矣。而不知天下之人，其生也有求，其生而不

得者矣。其死也，豈求其死而不得者耶。其生也，有求其長爲人而不得，以陽之氣，必有數以限之。豈其死也，有求其長爲鬼而卽得之，是陽之氣，有數以限之。而陰之氣，獨無數以限之耶。其死也，有求其爲聰明正直之神而不得者，以生之不能爲君子也。有求其不爲淫邪貪昧之鬼而不得者，以其不免爲小人也。豈天地之爲鬼神，必爲二氏長生不死，神仙佛祖始爲鬼神，不爲長生不死，神仙佛祖不得爲鬼神耶。是天下無知愚賢不肖之人生而死，無不爲鬼爲神死。

而○生○生○而○復○死○亦○無○不○爲○鬼○爲○神○何○一○非○生○死○死○
之○鬼○神○卽○何○一○非○長○生○不○死○之○鬼○神○亦○何○有○于○二○氏○
徒○爲○長○生○之○說○而○不○能○不○死○徒○爲○長○死○之○說○而○不○能○
不○生○之○鬼○神○爲○貴○且○大○而○天○下○之○愚○人○必○從○其○說○而○
妄○求○之○耶○嗟○乎○天○之○生○人○也○由○天○以○天○之○氣○與○地○之○
質○而○生○之○一○如○天○地○自○以○其○氣○質○生○之○人○乃○生○而○爲○
人○耳○非○人○可○得○而○自○私○其○爲○人○其○死○之○也○由○天○以○天○
如○此○至○明○至○白○之○理○沈○埋○閻○汶○污○濁○之○中○誰○人○肯○
之○氣○與○地○之○質○而○死○之○一○如○天○地○自○以○其○氣○質○死○之○
揭○出○
人○乃○死○而○爲○鬼○耳○非○人○可○得○而○自○私○其○爲○人○卽○非○人○

可○得○而○自○私○其○爲○鬼○然○則○人○能○知○生○爲○天○生○之○人○自○
能○知○死○爲○天○死○之○鬼○能○知○生○無○愧○乎○天○生○之○人○其○發○
揚○于○上○而○昭○明○者○乃○神○之○爲○神○卽○天○之○爲○天○也○能○知○
死○爲○天○死○之○鬼○其○沉○滯○闇○沕○者○乃○鬼○之○爲○鬼○必○非○神○
之○爲○神○必○非○天○之○爲○天○也○而○後○知○天○以○陰○陽○之○氣○行○
乎○人○與○行○乎○鬼○猶○其○有○一○呼○一○吸○一○晝○一○夜○而○人○之○
性○卽○天○之○命○天○之○所○爲○不○息○卽○人○之○所○爲○不○息○不○徒○
以○氣○之○生○而○死○死○而○生○言○生○言○死○直○以○一○陰○一○陽○言○
生○生○死○死○之○大○道○而○可○矣○此○聖○人○一○陰○一○陽○謂○道○之○

大經圖說論
卷之十三
三
圭山堂

說以是立教而垂訓于天下而天下之愚人從二氏之教不能求生而不死又求其死而不死不能以爲鬼爲神生生死死于天道之內求之又以神仙佛祖長生不死于天道之外求之舉天下無一人能知吾之爲人者何如卽知吾之爲鬼神者何如能知吾之生爲天生而無愧其爲人何如卽知吾之死爲天死而無愧其鬼神者何如吾之生求長生不能長生而未嘗死者何如吾之死求長死不能長死而未嘗不生者何如又安得不舍吾聖人大道而從事于二氏

之邪說維日孳孳而終不能得之不亦大可哀也哉
二氏言生言死莫不自尊其說以愚人桂山以陰陽一理至幽至秘天地自有而無可言說之大道無不如皎日當空人猶有感於其言者雖聖人亦歎爲未如之何也巳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三
和山堂

其言幽深不測之理彼求之
而自得之者歟余曰非然也吾言二氏之道止于幽
與死與鬼求之者止就其言幽言死言鬼謂其近于
陰耳與聖人一陰一陽之道如涇渭之分不可比而
言之也吾儒有一陽之道即有一陰之道天下地上
鬼神之所為而止矣二氏言鬼言神死而不死生而
無生死而不能知者生時莫不能言之老氏自稱為
天尊佛氏言天上地下惟吾獨尊其無忌憚若此豈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一

或曰二氏一陰之道或亦有幽深不測之理彼求之
而自得之者歟余曰非然也吾言二氏之道止于幽
與死與鬼求之者止就其言幽言死言鬼謂其近于
陰耳與聖人一陰一陽之道如涇渭之分不可比而
言之也吾儒有一陽之道即有一陰之道天下地上
鬼神之所為而止矣二氏言鬼言神死而不死生而
無生死而不能知者生時莫不能言之老氏自稱為
天尊佛氏言天上地下惟吾獨尊其無忌憚若此豈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三
和山堂

得同于吾一陰之道以為道耶世之人見其言虛言
無無窮無極如此非聖背天自尊自大如此號號然
驚規規然恐莫能測其底裏亦因其自大從而大之
耳又何一陰一陽之足言乎老氏長生之說余論之
詳矣至其言守雌守黑欲取故與後人謂其機權應
變得易體許之聖人之道知柔知剛知微知彰知進
知退知存知亡而要之以不失其正其道經用之亦
可權用之正用之亦可反用之正用之而不失其正
者此○從○明○與○陽○言○其○非○道○正○是○說○幽○與○陰○非○道反用之而不失其正人倫以正天德以明已物

以成故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老氏為此說一似聖
人所不知惟我能知之讀老氏書者亦若惟老氏能
知之嗟乎聖人而為老氏所為不足以為聖人矣聖
人所○為○猶○不○能○及○老○氏○所○為○又○豈○足○為○聖○人○哉○且○聖人以仁義禮知教天下之民老氏猶謂日取其民之
竅而鑿之今老氏以陰賊奸險教天下是真所謂不
鑿民竅而反之混沌者耶此以老氏得易體而神即
如以漢文用老氏清淨而治其不知聖人并不知老
氏一也佛氏無生之說余亦論之詳矣其空色相而

卷之十三
三
山堂

大極圖說論
宜心性辟猶一家之中以桀黠奴故必以無主人翁
者無之此倒行逆施之道也其所爲本覺者必不可
以六根八識而有之者也吾之聖賢身具六根心載
八識以之盡倫爲人倫之至以之修己爲天德之至
以之成己成物爲盛德大業之至以之盡性至命爲
參天配地之至以之爲鬼爲神日星河岳陟降上下
爲贊相陰陽之至何嘗以斷六根祛八識于本覺有
所增不斷六根不祛八識于本覺有所損蓋以道之
爲道如日之照糞壤而不污蔽重雲而不暗此道之

所爲道也今彼之爲道辟猶以道爲白也而以白求
之以道爲堅也而以堅求之卽以白之爲白必不可
涅涅則必淄淄則不可復爲白矣堅之爲堅必不可
磨磨則必磷磷則不可復爲堅矣故其所設爲戒一
有不戒不入禽獸一途卽墜餓鬼一道其于六根八
識疾之如仇決之如癰而後快者豈道之爲道其于
物也必疾之決之而後爲道不疾之決之而不得爲
道哉亦彼自知已之智力於此六根八識不足以有
之非疾之決之不可耳故彼之爲道不問天地不問

聖人止知昔從無來今從無往本無一物而為道者
 也其言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以人知有為之
 為法不知無為之為法吾能不大于聖人以天地亦
 知有為之為法不知無為之為法吾能不大于天地
 此正如夜郎王自謂我孰與漢大又何知天地之陰
 陽即道所必有之陰陽迺並行不悖之陰陽又何知
 聖人之有為即道所必有之有為迺有為一如無為
 之有為又何知天地以生生不已之氣行此生生不
 已之道非有始有終之氣與道乃無始無終之氣與

道又何知聖人以生生不已之道主此生生不已之
 氣雖與人同此有死有生之氣與道一如天地無始
 無終之氣與道夫是以吾之實有自有其虛無而彼
 之虛無必不能有吾之實有吾之不寂不滅本無寂
 滅而彼之寂滅必不可通于吾之不寂不滅嗚呼此
 其于一陽之道如此其于一陰之道可知卒之有無
 自相反生死自相違終于流遁而不知所歸者也或
 曰老氏之道其非道了然既得而聞命矣若佛氏自
 謂其道大于天地祛識神秘口授非大悟徹人不足

與于斯亦必有說以處此耶余曰古聖人之立教無
非明此道于天下故曰夫道若大路然苟有所秘密
而不傳必後世鬼道教民亦與邪而非正為類者也
佛氏之所為識神亦佛氏求本覺不得不以耳目記
問目為識神而掃之耳吾儒明心見性求聞道之人
豈不知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一貫之旨非多識所
及然未嘗分識與覺而二之者覺即識之體也識即
覺之用也○○曹○之○劍○吹○毛○必○斷○滯于用而為識通于體而為覺其實一也
覺不礙識識不礙覺惟吾儒之道可兼體用而言之

佛氏空心空性不空耳目聞見是以不空求空也推
其極至雖本覺空之歸諸寂而不足必歸諸滅而後
可者其大旨也乃世之人以彼舍識而求覺別有妙
訣存焉誤矣至所謂掃一切語言而秘口授是達摩
西來自言得不傳之秘旨此異端詭譎之伎倆以愚
世之人而已吾儒天資高卓之人亦有不從聞見
得之者顏子聞一知十子貢聞一知二皆可謂之從
知入者也然聖賢之道辟如射有鵠的毫釐失之不
可以命中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猶射者之內體正外



體直持弓矢審固以之命中斯得之矣此亦惟吾儒
通有無者言之彼佛氏又何必若是也彼所求于本
覺者無而已矣一無之外非其道矣然而佛氏之入
道也能無耳聞乎能無目見乎能無答問乎彼以一
有耳聞卽非心聞一有目見卽非性見一有答問知
解卽非本覺自知自解以其所爲本覺者猶言本自
有覺也管子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通之鬼神
者非外來之鬼神卽本覺之鬼神也佛氏但知以是
求無是爲道矣苟不如是卽非道矣不知吾儒何以

反舍吾語言文字並行不礙者亦從而蹈襲之託于
顏子子貢一流人而自神其說此力行之儒指爲禪
宗而交非無已也余覽佛氏書亦止自言其立教以
爲必如是而後可耳其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
卽謂是人行邪道者其大旨以爲我之所求于空無
者我豈能直指一空無之路使汝由我而得所止耶
我不能不以色與爾相見卽六根之說也我不能不
以音聲與爾相求卽八識之說也是卽我之覺以通
爾識非爾之識卽能通我覺也故直以色見以音聲

求反以此見我求我為邪道其大旨明白了徹如此
宗門之徒乃指佛書為糟粕掃却言語衣鉢相傳付
囑詭秘呵佛詈祖愚弄世人昔鄭樵論梵書華則一
字一音梵則一字數音華以目傳梵以口傳梵人別
廣徵○博辨是非了然
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華人切韻
不如釋子梵書極簡不成文理梵有無窮之音華有
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華則字有變通佛氏亦有
真教在音聞我昔從此入之說所為彼方目根功德
少耳根功德多者是也其論梵書最為精切世人不

察彼國土風漫謂別立教旨宗門借以愚人耳目自
稱教外別傳究不出佛氏音聲求我之說乃必言前
句後斷絕尋求踵南華卵有毛雞三足目不見指不
至之游談使人于無首無尾無端無緒處求之耳故
佛氏之教大旨在無有一不無即非其教不獨無耳
目知識未可為無即無心無性而止有本覺亦未可
為無何者知識緣物而起者也心性緣理而起者也
至本覺不緣物不緣理猶必寂之滅之苟非寂滅中
起覺猶是有覺起覺猶見覺猶非真覺必從寂滅

大相圖說論
中起覺斯以無覺起覺覺猶無覺是爲真覺此佛氏
四十九年獨坐蒲團磨而又磨練而又練止此不生
不滅一無所有之本覺與吾天人性命生生化化萬
古不息之本覺毫無涉焉者也豈其本覺有二本覺
哉彼以一無所有之本覺而無之道不在其中者徒
有其無之迹也吾以無一不有之本覺而無之道在
其中者能有其無之神也其爲本覺則同而其所自
有其本覺迥乎不同如此者也嗚呼佛氏所求于本
覺如是艱苦而得之然終不能自有其本覺者彼徒

能見有生時之六根八識在吾心性中非一切無之
則吾之本覺緣物緣理生時之所有卽死後所不無
不知其生時之所有亦止于其生時之本覺無之耳
其死後之所無未嘗不以其所無而無之而不知本
覺之本非無絕非無一不無而可以爲本覺者也如
以無一不無爲本覺不獨非聖之本覺非天之本覺
并非太虛至無中而有此至無之本覺乃佛氏自爲
至無而無一不無之本覺也此其所以生求無生者
終于不能無生死求寂滅者終于不能寂滅旣員寂

猶說法以度鬼。旋出世。又說法以度人。其荒誕不可窮詰。如此子亦徒以彼一陰之道。于幽深不測求之。亦墜其術中而已矣。

二氏言死生言鬼神。豈能異于吾天道陰陽而為死生鬼神然。二氏生而為人。不能盡吾道而為人。其死而為鬼。又安能盡吾道而為鬼。此一定之理。吾儒不通陰陽。一致似以二氏言幽言陰。必有奇妙不測之理。此其所為引之而去也。桂山剖判如辨。溜澗之水神識快論。使無性無命之教。不足以為人。即不足以為鬼。真萬古不易之論。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二

或曰使二氏得聞聖人之大道。以生平精進之力。從吾天道求之。其生也不失。為君子。其死也不失。為明神。何由非聖。背天不知其有是。天與道無是。天與道而求之。乃徒為一己之生死。為之以至于此耳。余曰二氏知其無是天。無是道。則不復求之矣。惟不知其無是天。無是道而求之。亦二氏徒以其私智自愚。以愚天下之人而已。然余嘗覽二氏之書。其旨歸之所存。未嘗不使人可得而喻之也。其荒誕無稽。穿鑿附

會之說亦人愈傳而教愈失世彌遠而教彌乖不能
真論世之隻眼不祖述之以爲所自來耳夫天下之理虛則必虛何
所不虛無則必無何所不無寂滅則必寂滅何所不
寂滅惟至虛必不虛無必不無寂滅必不寂滅而後
有無自相反生死自相違非無非有之談無無復無
之說流遁而不知所止使二氏有知應悔一生之苦
行堅修舍正路而弗由爲可哀而歎聖道之大雖歷
百千萬億年可行于千聖百王如傳一語而莫之能
易者未嘗不通于天地鬼神如守一法而莫之能違

者也老氏生衰周之世疾人之嗜慾傷生狼戾失性
也練氣養生以求生而長生存神歸死以求死而不
死其言絕聖棄智以無爲治天下亦陰狡之餘習慣
世矯枉之繆談耳所傳道德諸篇具在也其爲神仙
燒鍊鬼道符籙之說亦後之人因其教而附會之耳
至佛氏本西域胡人痛其俗喜淫好殺其教以五戒
真平心靜氣絕非執其一偏而沒其全體之論爲大空一切人我相而求之一心不亂常歸于寂生
平苦行亦已極矣其言証無生者誓願如此雖終歸
寂滅亦爲之矣所傳四十二章具在也其所爲不假

大德圖說論
卷之十三
三
圭山堂

修爲掃却語言放生度鬼天地災劫之說亦後之人
因其教而附會之耳○惟其立教之始○不知人道之有
爲天道之有而虛之無之寂之滅之以天下無一人
知虛之無之寂之滅之以戕其生而昧其性○吾能教
之以空嗜欲之實有○歸真神于虛無而後長生不死
不死無生之道可得也○嘗卽其所爲生死而推論之
死者可以不死生者可以無生其生其死不虛不無
不寂不滅可知也○與虛無寂滅何與而必言虛無寂
滅○老氏則曰吾之生死非天之陰陽主之吾以吾之

陰陽自主之佛氏則曰吾之生死非有陰有陽之天
能主之吾自于無陰無陽之天自主之夫老氏竊天
之陰陽以存其神其所存之神存吾實有之天與存
彼虛無之天一也○與天之虛無何與而必言虛無之
天佛氏舍天之陰陽以存其真其所存之真存彼寂
滅之天與存吾不寂滅之天一也○與天之寂滅何與
而必言寂滅之天老氏則又曰吾之道生天生地之
道乃至虛至無之道非彼不虛不無之天所能存吾
神佛氏則又曰吾之道無陰無陽之道乃至寂至滅

之道非彼不寂不滅之天所能存吾真夫天止一天
 豈有二天猶道止一道豈有二道彼惟以吾之道一
 生生不已之道惟天得而有之惟吾聖人得而有之
 老氏言虛言無安得而有之惟知其不得而有之無
 論有是虛無之天無是虛無之天不得不推之測之
 指一虛無之天以為必有是天可得而有之佛氏言
 寂言滅安得而有之惟知其不得而有之無論有是
 寂滅之天無是寂滅之天不得不推之測之指一寂
 滅之天以為必有是天可得而有之假使天即有虛

無之天而道本不虛不無天即有寂滅之天而道本
 不寂不滅與虛無寂滅何與而必言虛無寂滅嗟乎
 道固不存無氣之天而為虛無寂滅之道天亦不存
 無道之氣而為虛無寂滅之天二氏惟不知而言之
 苟知之而必不言者也然而二氏必以其所為神與
 真長存于虛無寂滅之天者亦謂吾之道至清而不
 濁至淨而不垢斯為至尊而無上之道耳夫二氏所
 存之真與神豈二氏之真與神耶二氏亦即以道之
 真為真道之神為神苟道可舍氣而獨存則道可舍

天而獨存已久矣。且二氏亦不過得道之真與神。以爲真與神而已。尚能知天之陰陽爲濁爲垢而舍之。豈道之自有其真與神。反不如二氏之真與神不能知天之陰陽爲濁爲垢。乃肯與爲一體而從之耶。况推而下之人與鬼神。不過以天之陰陽爲體而肯與爲一體。况又推而下之萬物之蠢動含生。亦不過以天之陰陽爲體而肯與爲一體而從之耶。乃道雖至清至淨。終不離乎陰陽。而爲道陰陽。雖至濁至垢。終不離乎道。而爲氣。二氏必以是而求之者。非真知有

是道而求之。亦不知而徒以有是氣而求之耳。一則認氣以爲道而求之。一則離氣卽以爲道而求之。終其身不知道爲何物而已矣。今卽二氏徒以氣而求道言之。老氏竊天之氣以求長生。其死也亦不過竊天之氣以求不死。夫竊天之氣求之生而不能得者。豈竊天之氣求之死而獨能得之耶。假使老氏徒守一己之氣。生求百年。死求千年。自天地視之。亦猶海水之一漚耳。以老氏之能守是氣。較人之不能守是氣。其爲浮漚之不同。亦不過久暫之間。差有不同耳。

乃遂以天地閤闢轉旋之氣通四維上下而轉旋者
獨不能消一物之頑梗於大化之中雖天下至愚之
人亦未有不曉然而喻之者矣此老氏之徒知其終
不足以愚人故道藏之書日言其神之降生以自掩
其繆悠之談而有所不能已者也佛氏之徒亦知老
氏之說終非充類至義之盡自必舍陰陽離生死雖
欲止言虛無不言寂滅而以無生爲證果豈可得哉
然其所爲無生者亦不過以吾離陰陽吾自能無生
耳使陰陽而可離老氏蚤已離之矣而彼必以離陰

陽爲言自必以無色無相無心無性無知無覺無不
無之又何有于生而不無之而不知其無色無相此
無之者誰也心性無之耶心性之無又誰無之非吾
之本覺無之耶無論以本覺無心性猶以心性無心
性也此無之者其自然而無之耶抑有所修爲而無
之耶如謂自然而無之則佛氏墜地時色相旣無心
性何有知覺無虧復歸圓寂便成佛道矣惟其不然
佛氏必積四十九年之氣力而無之是不徒以其本
覺無之尤必以其生平氣力相與無之者也由是觀

之道之爲道非不可以有爲然無其氣必不可以有
爲是氣無而道亦無也氣之爲氣非不可以有爲然
無其道又不可以有爲是道無而氣亦無也乃佛氏
以有生之氣歸乎有死之氣其與世之人以是氣爲
生死爲鬼神靈爽昭昭亦復何殊而必曰吾生時證
果曰無生是無氣也吾死入涅槃曰常樂我淨是無
氣也吾本覺常住曰如如不動是無氣也吾安能與
老氏同乘此氣于天地之間可言虛無不可言寂滅
得此至真無上之道而有之耶苟如是是其道之爲

真無直以無言之不以淨言矣淨則必猶有不淨存
而止以淨言之者也况可言不動乎不動則必猶有
動存而止以不動言之者也况可言無生乎無生則
必猶有生存而止以無生言之者也然則佛氏徒以
此淨此不動而求無生亦不過常淨而暫不淨可知
也常不動而暫一動可知也常不生而暫一生可知
也此佛氏之徒知其終不足以愚人以佛氏常淨常
不動于天地未闢之先而于既闢之後不過暫不淨
而一動一生焉耳常淨常不動于天地既劫之後而

以吾不劫者暫不淨而又一動一生焉耳嗚呼此其道爲何道而猶以道言之乎天下有道而一無所用于天地萬物幽明鬼神之間如是者乎其以道而用于天地萬物幽明鬼神之間者皆佛氏所吐之棄之一如垢濁之氣非其所爲清淨無上之道也嗚呼使道而如是以爲道道之絕于天地萬物幽明鬼神而一無所有焉亦已久矣豈待佛氏始取所有而無之以自絕于天地萬物幽明鬼神之外乎嗟乎道之爲道一而已矣是道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天曰

誠在人曰純在老氏曰真曰神在佛氏曰性曰覺命也性也誠也純也真也神也性也覺也統而言之道而巳言天之命即言誠者天之道也其道爲不巳言人之性即言純者人之道也其道爲不息此皆以道言非兼氣而言之也氣之生生不巳必以道之生生不巳與爲生生而不巳者也二氏之所爲神與覺真與性猶吾之所爲命與性誠與純也其爲道也亦猶是不巳者也不息者也不以動而不巳不息不以靜而不巳不息者也不以生而不巳不息不以不生

而○不○已○不○息○者○也○今○二○氏○之○道○一○歸○于○静○則○已○矣○息○矣○一○归○于○常○静○則○已○而○又○已○息○而○又○息○矣○及○其○静○而○不○能○不○一○動○焉○是○已○矣○而○又○不○已○息○矣○而○又○不○息○其○為○道○也○是○已○之○息○之○道○是○不○已○不○息○之○道○乎○及○一○動○而○不○能○不○復○静○焉○是○雖○已○于○静○外○而○終○不○已○于○静○中○雖○息○于○静○外○而○終○不○息○于○静○中○其○為○道○也○豈○非○動○而○不○可○言○已○言○息○之○道○非○静○而○可○言○不○已○不○息○之○道○耶○然○則○二○氏○之○所○為○道○者○亦○徒○所○為○氣○而○已○矣○老○氏○守○是○氣○而○有○之○即○為○守○是○道○而○有○之○佛○氏○離○是○氣○而

有○之○徒○以○離○是○氣○即○為○有○是○道○而○有○之○耳○彼○又○烏○知○道○為○何○道○哉○由○是○言○之○人○謂○老○氏○言○道○能○于○天○之○先○言○之○吾○謂○其○徒○能○于○天○之○後○言○之○耳○彼○止○能○言○失○道○而○後○有○德○失○德○而○後○有○仁○由○今○日○而○追○論○乎○未○有○德○未○有○仁○之○先○以○為○天○之○道○本○無○德○無○仁○而○聖○人○强○起○而○有○之○惟○吾○能○知○未○有○天○地○之○先○道○尚○從○無○來○又○安○有○所○為○德○所○為○仁○乎○此○可○謂○知○有○天○之○先○必○有○是○道○于○其○先○不○可○以○無○言○有○天○之○後○必○有○是○道○于○其○後○不○可○以○無○言○者○耶○亦○徒○以○先○後○分○天○以○有○無○分○道○自○為

道○德○一○經○無○一○言○且○道○是○德



老氏能言獨得之道而已人謂佛氏言道能知以其
道離陰陽而言之吾謂其徒知離陰陽卽爲道而言
之耳彼止能言有色相而空色相有心性而空心性
亦由今日而追論乎未有色相未有心性之初以爲
天之道本無色相無心性而聖人強起而有之惟吾
能知本無陰陽之初道尚存于無又安有所爲心性
所爲色相乎此可謂知道不離氣而可言有離氣而
不可言有道不離氣而可言無離氣而不可言有并
不可言無者耶亦徒以色相與心性分有無以有氣

四十一章無一字是心性

之心性與無氣之心性分有無自爲佛氏能言獨得
之道焉而已嗟乎二氏之自以爲道者如是又安得
不舉天地萬物悉歸於混沌之初寂滅之界乃始得
而有其無之之道哉豈其無之道是真欲舉天地萬
物而無之哉又不過爲一已之長生不死長死無生
以無一已者并欲舉天地萬物終歸烏有惟彼二氏
長生不死長死不生而言之耳乃天下之人無智愚
賢不肖不論其爲是爲非莫不信而從之吾子猶以
二氏能以精進之力於吾道求之生爲君子死爲明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三 三

神言之不已過乎

究極二氏言無起見根源一一剖析之而後吾天地生生之道萬古常存于天下天地鬼神先聖後聖無不共鑒之矣此桂山論成爲文以告聖廟亦求共鑒此苦心耳

太極圖說論卷之十四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三

或曰佛氏于吾道爲異端愚謂昌黎人其人火其書亦何不可之有而至今遺其教于天下何也余曰自有佛氏以來世之目爲異端而排斥之亦已久矣徒以賢知之徒多惑于其說不得不就所爲幽深秘密反復推論之非有意求疵索癥而故抑之也三代之有天下無論其治之盛衰遵王道者與之背聖教者誅之辟如芸田非其種者鋤去之而已至于今雖以

帝王之權勢聖賢之德教不能如吾意而爲之者亦
以天下才知辨博之人從聖人大道外有可探索莫
不探之索之有可穿鑿莫不穿之鑿之有可旁見側
出莫不旁見而側出之憑一隙之小明逞一已之私
論能迂濶前人而不知其道之不足致遠能神奇其
術而不知大道之不易其常自孔孟時雖已有其端
然人無其人書無其書如草木之萌芽耳迨其後雖
有其人其書猶未離乎彼所爲道與教之本也及其
道已著教已行人有其人書有其書幾遍天下矣如

草木之根株既已盤固其枝葉既已扶蘓其道其教
支流派衍天下之人皆視若日用飲食不可須臾離
之道所以陷溺其心者爲何如哉雖使廢絕于一時
不能廢絕于永久放距于一已不能放距于人人豈
無廢之絕之之君與相放之距之之賢士大夫哉其
效亦大可見矣然則二氏與吾道爲終始矣何以爲
拔本塞源之計乎余曰必爲拔本塞源之說非先取
天下之人心盡舉而變革之無能爲也蓋二氏之道
與教二氏之心爲之根本也而天下之人心又二氏

教與道所以行之根本也○然從二氏拔之塞之不能
從天下人心拔之塞之今日拔之明日又生之今日
塞之明日復決之又安能使天下人好佚而惡勞好
生而惡死好福田利益而惡災禍困窮爲帝王卿相
聖人君子而不足○必爲神仙佛祖而後已者○一旦欲
盡舉而變之易之其難易爲何如哉○然則吾子知其
如是乃于論聖道必及之屢數千萬言而未有已將
以何爲者耶○余曰凡吾之爲此亦欲明吾道于天下
也○夫道之明于天下久矣○何俟余明之亦欲明二氏

之非道以明吾道于天下也○夫二氏之非道孰不明
之何俟余明之亦以賢知之人惑于幽深之說○愚不
肖之人惑于荒誕之言○吾不取其幽深者以聖道之
非幽深者與言之○則彼終自遁于幽深之內而聖道
不可見矣○不取其荒誕者以聖道之不荒誕者與言
之○則彼終自遁于荒誕之外而聖道不可見矣○自有
二氏來天下知聖人之非幽深是道矣○然不知二氏
之幽深非道即聖人之是道○猶未可謂能知之也○知
聖人之不荒誕是道矣○然不知二氏之荒誕非道即

聖人之是道猶不可謂能知之也故吾言二氏幽深
非道不能使人不以吾言爲非然吾惟以聖人非幽
深與言之使人不能不以聖人爲是道卽不能不以
二氏爲非道天下之從違吾不得而知之亦欲使天
下于吾言知所從違而已矣卽吾言二氏荒誕非道
不能使人不以吾言爲非吾惟以聖人不荒誕者與
言之使人不能不以聖人爲是道卽不能不以二氏
爲非道天下之從違吾亦不得而知之亦欲使天下
于吾言知所從違而已矣老氏之道非道也乃彼守

氣而自以爲道者也士君子從事聖人之教孰肯過
而問之然或窮居無志不能善其身行義無才不能
善天下從其道而求之雖同于自棄一流猶愈于爲
不善而自棄者多矣亦非愚不肖游手丐食之人可
相率而爲之者也其齋醮祈禳古人以巫史領之亦
可廢也佛氏之道非道也乃彼離氣而卽以爲道者
也士君子從事聖人之教孰肯過而問之然或等身
世于浮漚嘆光陰如逝水從其道而求之亦同于自
棄一流猶愈于爲非道而自棄者遠矣亦非愚不肖

游手丐食之人可相率而爲之者也。其修薦救拔理所不存。國家申令除之可也。或曰老氏之道生天生地。佛氏之道出陰出陽。二氏之徒必有以爲未盡然者。與其存之不若去之之爲愈也。余曰使二氏之道果能生天地出陰陽。其大如是。吾何仇何疾于二氏。止取其所能有者言之。不取其自大而不能有者。非之無如道止一道。吾何嘗必以大天地聖人者大其道。天自得之而爲天。聖自得之而爲聖。其如老自得之而止爲老。佛自得之而止爲佛。之道何也。或

曰儒者之論二氏愚聞之詳矣。吾子止從二氏論二氏。究其指歸而是非之。其是者是二氏之。是其非者是二氏之非于吾道本無與也。今而後愚尚復何疑而更有請耶。然道家齋醮符籙與釋氏修薦救拔其義一也。人生懺悔已罪薦度親亡仁人孝子申其無已之心亦何可廢耶。余曰齋醮符籙古昔所未有也。王制祀典水旱蟲蝗祈禱山川以人道行之者也。人生疾病災沴悔禍自新禱祀而求有所不免。祝史巫覡以誠求之足矣。若追亡度親此二氏丐食者爲之。

愚夫婦信之士大夫亦有弗爲者矣人之祖考既已
死亡其善與惡自其生平而已定矣善固不必言其
不善者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然人子不忘其親
傷痛迫切惟修行立身以父母之遺體弭父母之過
愆祖考之積善可下貽于子孫者子孫之積善獨不
可上及其祖父乎孝子慈孫之處心積慮當如是耳
若徒以僧徒之懺禮欲舉其生平之過愆而解脫之
其理有不然者矣要而論之二氏以一己之小智徒
推測于大道有無之間以有之用有盡而無之體無

窮使其能知無之無窮正有之無窮而有之無盡卽
無之無盡聖人之道言有不言無者所爲無在有之
中不在有之外有在無之先不在無之後固已明如
日月徹如澄水矣又何必止以一無于生死未了求
之使其徒惟資口說反復變幻愈救愈窮徒以眩惑
愚人而已耶

此將二氏向上一着說透虛無寂滅道所不存而
其發念立教根本不難一筆掃盡特爲拈出使人
知其本來面目此亦不掃而自掃之一法也

其○本○來○而○自○此○亦○不○能○自○得○之○一○也
其○得○念○立○於○時○本○不○能○一○筆○掃○盡○其○理○對○人
此○理○之○五○向○上○之○善○病○或○無○窮○無○窮○則○不○容
人○而○可○也
其○對○其○對○對○對○日○精○又○非○變○以○愈○深○其○以○以
日○月○始○始○致○未○矣○天○可○必○五○以○一○無○不○去○天○未
中○不○去○育○之○性○亦○無○之○天○不○去○性○之○性○也
性○之○無○盡○聖○人○之○性○言○而○不○言○性○亦○世○也
其○對○其○對○對○對○日○精○又○非○變○以○愈○深○其○以○以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四

或曰二氏之道偏小若此無智愚賢不肖猶信而從之乃聖人日用平常不可須臾離者一似釋子所云儒門淡薄收拾不住者然吾子既取吾道而明之矣自必有所以行之者其道何由余曰道之不行由于不明以其不知人之爲人也人之道非天之道聖人必不以教人以人爲天所生之人必不能以非天所自爲之道而教人爲之也非惟不可爲亦其人本不欲爲者也世之人惟不知人之所以爲人于所不可

大極圖說
卷之十四
一
爲而爲之所不欲爲而爲之苟愚不肖如是爲之而
賢知不如是爲之是天之過也天能以其天與賢知
不能以其天與愚不肖天亦安能辭其過哉惟賢知
者知其不可而如是爲之而愚不肖不知其不可而
反有所不爲是非天之過人之過也賢知不能以天
爲人愚不肖能以人爲天人又何以辭其咎耶知此
而古先聖王本天以立人極至平至易不學不慮一
如生而知之者固人所不可須臾離之道卽至繁至
曲必信必從一如勉而行之者亦人所不可須臾離

之道也天下無知愚賢不肖之人無不在人道之中
無不在天道之中者也嘗試舉一二大端言之如言
人倫天地生人爲子人以天地爲父母故人事父母
一如事天地人不能事天地事父母猶事天地也聖
人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孝弟之至通
于神明夫至通神明寧必待其人通與不通之而後
知之哉仁人孝子之至性卽天地神明之至性也此
通而彼應如一呼而一吸聖人豈徒從幽深言之以
動天下之心乎哉夫以孝之與天合德如此而天

尊地卑陽大陰小臣道妻道如是矣由孝而推弟由
忠而推信弟道友道亦是矣其動天地而格神明
又何弗如之如言天德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
德曰仁人以不忍之仁始于親親及于兄弟朋友以
及于家邦而為仁之至由仁而有義本仁之義義之
至也由仁而有禮本仁之禮禮之至也由仁而有知
有信本仁之知信知之至信之至也孰非本天地四
時五行不過不忒之道為之哉如言成已成物天以
不已之命成已以生物不測之道成物人以無息之

誠成已以生養教育之道成物自天子至庶人所成
之大小不同其為成物則一也夫是以天高地下人
處其中如類之相聚焉如羣之有分焉各本三才之
能各盡三極之理者也或曰此非天下至聖至誠之
人不能知之而盡之彼賢知愚不肖恐亦罕能與于
斯矣余曰非也凡至聖至誠之人不越道之平常為
之非自謂有加于賢知愚不肖之人惟愚不肖之人
自視遜于賢知之人賢知之人自視遜于至聖至誠
之人此其所為不行由于不明也今以忠孝節義之

在人倫者論之天下才能慧辨之士却顧爲之而不
是者愚夫愚婦感慨爲之而有餘以求仁取義之在
天德者論之士大夫日充其無害人之心無穿窬之
心而不能充者行道乞人自遂其怵惕入井呼蹴弗
屑之心而無弗遂以成已成物之在性德者論之公
卿大夫有利澤家國之權壅于上而不流者一介之
士有推誠服物之德隨所及而人化之豈非天之所
爲道非天下人所爲達道而可以爲道者乎或曰人
之不能由斯道也惟私與欲之難克耳非先之以去

欲而引之以無私又安望由斯道如由戶也歟余曰
古先聖王之憂民也深矣其慮民也至矣故曰惟天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之有欲與生俱來者也無是
欲則民亦可死而不可生矣民生有欲不能無私私
與欲與生俱來者也無是私則民亦不可以爲已即
不可以爲人矣聖人曰民之有生欲之所由生也民
之有欲私之所由生也吾欲與爲無欲必先有以養
其欲吾欲與爲無私必先有以遂其私大欲所存莫
先于飲食茹毛飲血以來至於樹藝五穀分田制產

而養民之道至矣。飢則思食，壯則思室，為之婚嫁，以時人之父子，夫妻戮力安家之願，無不遂矣。此皆人生之所為私也。欲也。聖人之道，去私去欲而已。惟此私，此欲與生俱來，雖欲去之，烏乎去之？孟子謂無恆產而有恆心，惟士為能然，士非志道甘貧之人，亦有不得而望之者矣。苟非有以養之，遂之而為之禁令，以制之，是衰亂之政也。為之斷絕，以遏之，是異端之教也。聖人豈不知人之有欲，有私而必不禁之，令之斷之絕之，亦以養其欲而後可教，以去欲遂其私而

後可教以無私也。且吾所養所遂者，乃人口體之欲，與私與人心性之無欲無私本無與焉者也。吾欲養而吾之口體一如無欲矣。吾私遂而吾之口體一如無私矣。以吾有欲有私之口體，尚可使之無欲無私。况吾本無欲無私之心性，反于養欲遂私之後，而不能無之，是吾有知之心性，反不如無知之口體。天下必無之理也。然世之人以有知之心性，反不如無知之口體者，往往有之。此聖人所為佚居無教，近于禽獸而憂之者也。先之以人倫，而天德在其中，成已成

物亦在其中使賢知者不可俯而就愚不肖者不可
歧而及聖人必不以立教矣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自
朝廷以至于鄉黨無不一以貫之者也故昏定晨省
以教孝也推其至虞舜尊養不越于此徐行從兄以
教弟也推其至泰伯三讓不越于此孝以教忠弟以
教友視諸此矣人充怵惕入井可以保四海仁不可
勝用也人充穿窬不為可以應萬事義不可勝用也
禮知與信準諸此矣鄉田之內相友相助雖親上死
長道不踰焉同邑之人讓畔讓路雖不欲勿施道不

踰焉由是推之聖人盡性至命之能皆夫婦與知與
能之事赤子不學不慮之良即大人窮神知化之理
○經○桂○山○說○來○別○是○二○種○意○味○何○其○深○長○如○此○
聖人與人同耳孟子豈徒引人為善而為是言哉吾
故曰不知人人之所為道者不知天之所為道者也
大舜不以野人之一言一行沛然從之先民不以芻
蕘之千慮一得必加擇焉非大舜不如野人先民不
如芻蕘也野人之言行乃自然之言行本天道而有
之芻蕘之一得乃從心之一得本天道而出之者也
天下惟其有者為天道而獨有者非天道曲學之小

大學圖說
卷之十四
三
泰山堂

道矣。天下惟坦白者爲天道。而秘密者非天道。異端之鬼道矣。嗚呼。曲學異端。惟以獨有之道爲大。自必以其有之道爲小。以秘密之道爲大。自必以坦白之道爲小。而不自大之。彼不可以爲大也。大而不我小之人。必以彼爲小也。儒者因彼自大。其獨有而若疑之。卽以彼小。吾共有而亦若疑之。以彼大。其秘密而若信之。卽以彼小。吾坦白而亦若信之。是賢知之人。猶有不明不行之患。况可望之愚不肖之人乎。諺能知此道之明。如仰而見日。斯此道之行。如見日而

行大路之中。又何慮弗行之有哉。

桂山將二氏虛無說到無窮無極之太虛止。是仰而可見之一天。將吾儒實有說到至平至常之義理。乃是聖而不可知之一道。惟五經四子書具其原本。惟桂山所著發其支流。至道至言。萬理通貫。真羽翼天人大道之文。

太極圖說論七十五
或曰上世之人于日用尋常薄物細故苟道之所存
如士卒之步伍止齊率而循之無敢戲淪此道之所
以能行也後世人讀聖人之書人明聖人之道志富
貴者不必志功名志功名者不必志道德乃于道德
功名之外若別有一性分之說非人之所能知能及
者然動引程子唐虞事業過眼浮雲為美談愚以孔
孟生春秋戰國時管晏諸人之才莫不表而出之陳
良匡章之行莫不褒而稱之今之士大夫其于道德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五

或曰上世之人于日用尋常薄物細故苟道之所存
如士卒之步伍止齊率而循之無敢戲淪此道之所
以能行也後世人讀聖人之書人明聖人之道志富
貴者不必志功名志功名者不必志道德乃于道德
功名之外若別有一性分之說非人之所能知能及
者然動引程子唐虞事業過眼浮雲為美談愚以孔
孟生春秋戰國時管晏諸人之才莫不表而出之陳
良匡章之行莫不褒而稱之今之士大夫其于道德

功名所造不知何等先有一事業浮雲之見橫于胸
中其位置則高矣其眼界則大矣其不逮古人彌甚
豈非二氏芻狗萬物幻妄天地之說爲之蒿矢耶談
性命而尚虛無求踐修而輕實有其于行道有喪無
得亦不足慮乎余曰道之不行也久矣子求所以不
行之故而思所以行之亦可謂從其要領無不推論
之矣大道之行也非一二人行之之謂行通天下人
而行之之謂行也古者自能食能言必有教以至就
外傳入大學曲禮少儀至纖至悉人徒以此特小學

淺近易能之事與大學存心養性迥乎不同然則聖
人所謂蒙以養正爲聖功其旨又安在耶夫小學有
小學之事大學有大學之事童子小學時教以一言
一動亦止一言一動耳卽如洒掃應對必于精義入
神時通之非精義入神卽于洒掃應對時通之也然
而作聖之功莫大于存心養性而蒙養之正亦莫先
于存心養性豈童蒙之爲童蒙一言一事尚未能通
而乃以存心養性之說先之耶孟子曰學問之道無
皆從人習而不察上指點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夫學問之事大小不同其爲心

則一也學問之人知愚不同其爲放心則一也聖人
與童蒙其所求于心不同而其求放心則一也故凡
曲禮少儀至纖至悉之事無非存童子之心而養童
子之性也其事則小學之事而其通于大學必俟其
能通而自有以通之耳小學大學若止以事論之而
不以心論之非聖人養正之大旨也然則所爲存弟
子之心而養弟子之性以何爲本耶亦曰敬而已矣
誠而已矣或問朱子小學未當得敬不知小學之教
正教以敬也猶言小學未當得誠不知小學之教正

教以誠也敬與誠苟于童蒙時失之又安望其爲大
人而不失赤子之心乎哉嗚呼古之人自孩提以至
成人收其放心而養之以正如此及其長而利欲當
前失其本心者有之矣况自少至老日放日逸而求
其近道也不亦難乎朱子曰今人全失小學功夫只
得以敬爲主收斂其身心夫教童子而先提一敬以
教成人猶難况未成人者乎所爲敬者以敬寓于學
而教之正以童子未離乎敬之時也蓋誠爲敬之體
非誠而敬何所主敬爲誠之用非敬而誠無所存以

是而窮理盡性知命以求至于聖人亦何難之有哉
古人之入大學也其所學者內則致知誠意正心修
身外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以窮其理則理必窮其至
以盡其性則性必盡其至以至其命則命必達于天
其學益廣益大其誠其敬益精益求精其主敬也視小
學益加敬其存誠也視小學益加誠以○講○大○小○學○之○誠○敬○分○析○至○此○天○人○之○理○自○明○小學之敬誠
聖人立教以引而存之者也不能使其自主之者也
大學之誠與敬則非徒聖人立教可以引而存之必
俟其人自有以主之者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其存

養如是莫見莫顯必慎其獨其省察如是終食而違
斯違矣頻復而厲斯厲矣此學之成與不成之大根
大本也兩漢之世去孔孟未遠敦實行尚治功所學
所修猶知以誠敬為本自二氏崇尚虛無與佛氏之
徒舉千聖百王立教之大本一切掃除之儒者驚怖
其言如河漢而無極吐棄聖人之道食而不知其味
尋味二氏之說求而不得一嘗加以生死禍福神仙
佛祖動其貪妄之心而奔走天下天下之人日言聖
人之道不復有聖人之道在其心不言二氏之道日

有二氏之道在其心無與有相反也實與虛相違也
公與私相間也義與利相背也雖有存誠主敬之心
能不移于博文約禮之中不能不移于明心見性之
外千百年于茲矣古之儒者其學一今之儒者其學
三非三其人而三其學也乃一其人而三其學也故
其言道言德言心言性言其與吾儒同又不敢不言
其與吾儒異莫不隱然有一吾儒之淺近二氏之深
遠在其胸中子所爲其位置也高矣其眼界也大矣
尚復能以誠爲吾道之誠始終爲吾道存之而不渝

以敬爲吾道之敬始終爲吾道主之而不失耶如唐
虞事業自堯舜視之直如一點浮雲過太虛之說余
嘗取其說而思之本欲推高堯舜而爲是言耳不知
已失孔孟贊堯舜之大旨矣夫堯之則天孔子稱之
以成功文章舜之協帝孟子稱之以得人治天下書
所謂時雍風動乃事業之極至也孔子論博施一則
曰堯舜猶病論安百姓再則曰堯舜猶病此真得堯
舜不敢以其事業自謂參天贊化性分已盡之明驗
也如使堯舜自視其事業如一點浮雲藐乎蕞爾不

大極圖說論
足道然則其自視尤有大于唐虞事業如太虛者又
安在耶及就程子泰山雖高絕頂之外無與于山之
說推之所為唐虞事業者泰山絕頂也此外無與于
山者太虛也以事業喻山以性分喻太虛耳苟如是
是以性分與事業分大小也以性分事業分大小是
以事業性分爲二也孔子以巍煥稱則天中庸以參
贊爲盡性何嘗不合事業性分而言其大言其至必
分事業爲大而非大至而非至而以性分爲大而尤
大至而尤至豈聖人體用本末一以貫之之天道哉

且孟子嘗以事業性分分而二之者如言三樂王天
下不與君子所性定四海不存此徒爲世儒于窮達
二者不能勘破謂士君子德澤及人固可樂而仁義
禮知粹面盎背其樂自有在焉以見通顯之尊榮無
加性分之澹定若以堯舜之性分大于事業而比擬
之豈徒失孔子贊堯舜之大旨哉并失孟子言性分
之分殊矣此非從佛氏性量虛無芥子須彌其廣大
過于天地猶不足者安得有是言耶學者苟以是爲
尊德性而極高明猶能于聖人之道存誠主敬終其

辨析至分明

身守之何可得哉何可得哉

此專爲大言一流人薄功名藐事業儼然高出吾道之外爲二氏樹幟說法以是心求聖人之道必不誠不敬其究且爲無忌憚之人儒者苟惑其說其于盡心立命之功了無干涉矣此桂山岐伯之神針直中膏肓之國手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六

或曰佛氏芥子須彌之說其言性量廣大如是吾儒存誠主敬從事聖門非真見其有所不及何肯因其說而自渝其心耶余曰世之學聖人而渝其心者多不誠不敬之人也徒以聖人言心性不能言虛無佛氏能以虛無盡性量不得不以廣大歸之耳夫心之爲心血肉之塊然者也○以性之虛靈存焉謂之心○本○虛○本○無○者○也○聖○人○之○言○實○有○豈○以○血○肉○之○體○言○實○有○哉○言○實○有○亦○言○其○本○虛○本○無○者○耳○卽○鬼○神○之○虛○無○而

體物不遺。人人可反求已身而自見者也。佛氏之徒止謂聖人以實有言。心性不以虛無言。心性又烏知聖人以其心推之無窮無極。盡吾性量之實有。于至虛至無之中。使猶有可推而不推。必俟二氏言虛言無者。推之而始見之。亦何以爲聖人哉。故聖人以虛無之心推虛無之理。推之天道高明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推之地道幽深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推之四海內外羣分類聚人物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推之陰陽幽明死生鬼神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推之四時日月。

山川五行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推之人官物曲制器尚象萬事萬理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此以其道之形而下者言之也。至其道之形而上者。以其虛無之心推虛無之理。推之人倫天德成已成物之不測。而有以測之推之窮理盡性至命窮神知化之不測。而有以測之。尤有未嘗以其心推之而莫不推之者。上而推之百千萬億年前。此天此地此人。此心此性不期開而日開。不期闢而日闢之理。而有以測之。下而推之百千萬億年後。亦此天此地此人。此心此性日窮。

而日變日變而日通日通而日久之理而有以測之
即推之太虛法象中生生不已之氣生生不已之道
著為生生不已之易一呼一吸一闔一闢往來屈伸
變化莫窮之理而有以測之嗚呼此皆聖人以其虛
無之心推虛無之理一聖人所推而測之者數十百
聖人卒莫能有加于所推所測之中乃佛氏之徒以
其虛無為虛無以其廣大為廣大不過謂吾之虛無
乃天地以內之虛無有窮有極之虛無彼之虛無乃
天地以外之虛無無窮無極之虛無世之人有不以

天地以外之虛無為廣大而反以天地以內之虛無
為廣大無知愚賢不肖皆得而目笑之矣夫心性之
廣大吾知其廣大久矣不待彼廣大而吾廣大之也
若虛無之廣大吾知其廣大而不以為廣大者以廣
大在心性而不在虛無惟彼言心言性必以虛無言
之其為廣大亦虛無之廣大非心性之廣大非以心
性廣大其虛無而以虛無廣大其心性而已矣故彼
以實有言廣大則彼之心性即與吾之心性俱廣俱
大者我猶得而言之彼以虛無為廣大則吾之實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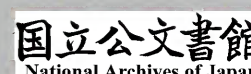
○此○種○智○識○謂○之○神○智○神○識○非○下○學○所○能○及○然○無○不
在○下○學○心○性○中○特○破○而○不○能○發○露○耳

不與彼之虛無俱廣俱大者○惟彼得言之而已矣○何者○人心與性之本虛本無○而○如○是○其○廣○大○也○正○以○能○實○有○其○虛○無○而○如○是○其○廣○大○也○人○之○心○不○能○有○一○物○則○為○不○能○有○一○物○之○心○量○矣○能○有○一○物○則○為○能○有○一○物○之○心○量○矣○能○有○百○千○萬○億○物○則○為○能○有○百○千○萬○億○物○之○心○量○矣○能○有○天○地○鬼○神○陰○陽○變○化○之○物○則○為○能○有○天○地○鬼○神○陰○陽○變○化○之○物○則○為○能○有○天○地○鬼○神○陰○陽○變○化○之○物○之○心○量○矣○今○求○之○彼○之○心○性○一○無○所○有○徒○有○一○能○虛○能○無○之○心○量○而○已○是○一○已○而○外○舉○太○虛○四○維○上○下○一○切○實○有○與○彼○心○性○了○無

交涉○惟○與○太○虛○四○維○上○下○無○窮○無○極○一○無○所○有○之○空○界○同○其○廣○大○彼○以○是○而○云○廣○大○何○必○更○有○過○于○其○廣○大○者○哉○佛○氏○則○又○曰○吾○之○虛○無○豈○徒○虛○無○言○空○界○而○已○哉○吾○言○一○粒○芥○子○可○納○須○彌○大○地○山○河○惟○心○所○造○非○吾○本○覺○之○所○為○實○有○者○乎○夫○吾○儒○語○大○莫○載○則○以○一○心○包○天○地○萬○物○之○大○而○天○地○參○于○吾○心○萬○物○育○于○吾○心○其○莫○載○如○此○而○猶○有○載○之○者○乎○吾○儒○語○小○莫○破○則○以○一○心○貫○毛○髮○蟻○蝨○之○小○拔○毛○髮○而○體○動○捫○蟻○蝨○而○性○存○其○莫○破○如○此○而○猶○有○破○之○者○乎○然○此○以○其○心

之實有為廣大非以其心之虛無為廣大也佛氏之心一虛無之心也佛氏之芥子一虛無之芥子也以納須彌是納須彌于虛無非納須彌于性量也以造大地是造大地于虛無非造大地于性量也夫須彌折義至此雖有百千廣長舌不能吐一字大地原在太虛至虛至無中惟太虛有是氣與道而能納之造之斯吾心吾性小如芥子雖須彌大地無不在吾納之造之之中也苟吾心吾性不能納之造之徒以太虛之能納之造之自為納之造之是空言也無實之言也能言納之造之而不能即其言納之

造之是空理也無實之理也無實之言無實之理非吾儒見諸實有之言見諸實有之理也吾儒之言見諸實有言顧行之言也吾儒之理見諸實有行顧言之理也辟如有人焉向吾儒取芥子即與芥子以納須彌即納須彌能造山河大地亦猶是耳今佛氏自言吾本覺中照見山河大地皆吾性量所有惟吾性量與太虛同其廣大吾非徒託之空言而託之空理者吾能以一大事因緣舉大千世界衆生盡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使復歸於太虛一無所有之空界吾



之性量直與太虛之一無所有同其廣大又孰有廣
大于此者耶嗟乎吾儒之性量與天地同其廣大卽
與太虛同其廣大者以能盡太虛所有氣與道之實
有不使太虛有是氣與道之實有而虛之無之于無
窮無極之空界夫是以盡人性物性而化之育之也
舉億萬斯年之天地萬物而參之贊之化之育之無
一不在吾聖人性量中斯其廣大與天地太虛同其
廣大也若徒盡大千世界衆生入無餘涅槃而滅度
之歸之太虛一無所有之空界其爲性量是何性量

是盡太虛實有之性量而能有之者耶是盡太虛實
有之性量不能○有之而無之者耶使盡太虛實有之
性量不能○有之而無之而猶自爲有之所有者直太
虛一無所有之空界而已矣此吾之大千衆生皆得
入天道之實有生而爲人死而爲鬼無不在生生不
已之中而彼之大千衆生去天道之實有入彼道之
虛無生爲人而求了死死爲鬼而求無生日求入不
生不滅之中而日在不生不滅之外者也夫天地日
生人于有死之日而佛氏日死人于有生之時聖人

日引人于真實無妄之理而佛氏日引人以虛無寂滅之談陸子靜云待彼度盡天下人教以自私自利此猶以其能滅度而言嗚呼果其能滅度人也哉然則佛氏為此大言果何所憑而言之亦徒以此性此覺為常不滅之神而言之焉耳夫此性覺之神非佛氏一人之性覺即天地毀而不毀萬物滅而不滅之神而已吾不知此百千萬億年太虛法象無窮無極往而復來屈而復伸之鬼神此大千世界中無量無邊衆生死而復生生而復死生為賢知君子以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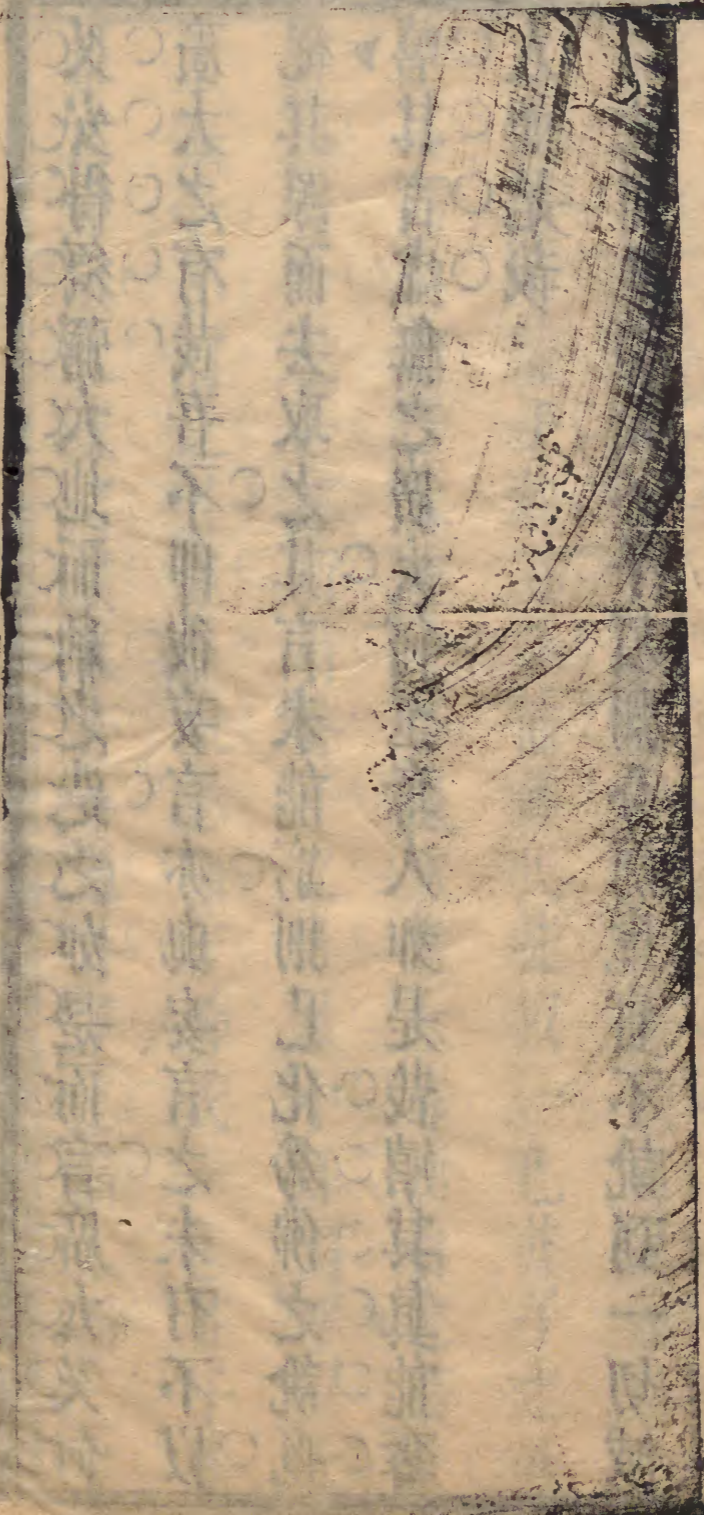
地化育于陽死為聰明正直以贊天地化育于陰以及百姓日用林林總總不識不知之民無一不有其神無一非常不滅于天地間之神是乃立天立地之大本生人生物之大本夫是以佛氏既言其毀劫不能不又言更立更生又不能不言以其不滅之神又出世說法而度人吾不知其所滅度者是天地萬物之形與氣耶抑天地萬物不滅之神耶夫滅度天地萬物之形與氣則今日度之明日又生終不可得而滅度之者也惟滅度天地萬物之神則一夕滅之萬

古不生而後可爲盡滅度之也其如天地萬物之氣
日生生而不已之氣斯天地萬物之神日生生而不
已之神自非佛氏能并此太虛而滅度之不惟以其
氣而滅度之并以其道而滅度之佛氏自耐而自度
之能乎不能乎如其不能佛氏徒以一已芥子之性
量不能自有于太虛中不過欲盡太虛所有之廣大
悉無于一已一無所有芥子之性量中耳嗚呼以太
虛無一不有之性量一旦悉無于佛氏一已芥子性
量之中其太虛之廣大亦不過芥子之廣大而已矣

又安得須彌大地而納之造之如是而言廣大又何
廣大之有哉吾不卽彼妄言亦與妄言之未有不以
從其源而去取之其言未能窮則已化爲佛之說也
喜其言虛無之廣大何至奪人如是哉喜其真能奪
人如是哉

此卽從佛氏芥子須彌分別虛實不說到一切滅
度盡歸太虛則其廣大終不可破桂山自謂言之
重詞之複彼造僞妄之言旣已如此但以一語掃
却其如天下庸妄人多真見性人少何也如讀諧

史如搜神經不知其是聽五經四子書言中意外
意中言外之至理



太極圖說明教論七十七

或曰釋氏所為一大事因緣比于聖人盡人物之性
吾子直從其虛無廣大之說而勘破之而後知天地
不已之命聖人無息之誠無日不主張推行于太虛
法象之中乃許庸齋之徒不知何所見猶有人物銷
亡復歸混沌一本釋氏為說明以吾之天道以實有
而非恆久彼一已之道以虛無而能恆久何以垂訓
于天下耶余曰釋氏言天地之有成敗也以人之有
形氣而推測之非真有見于天地以何而有始以何

而有終并非若康節以數推之而云然也彼之離陰
 陽而求道亦以老氏氣從道生吾能離氣即為吾道
 可超天地而遺生死彼不知人之生死一天地生之
 死之人無所與焉者佛氏惟以生死為一已之生死
 見人之生老病死而悲之離氣求道冀脫生死其所
 見于生死也一已之軀殼而已矣彼徒以道者一而
 不二者也氣者二而不一者也氣以二而有所生吾
 求其一不求其二而吾無生之道得矣生既無矣尚
 何死之足言哉故其道惟以常靜不動自存于虛無

寂滅之天不知其所為常靜不動者亦徒有其氣而
 無之可以如是非有其道而無之可以如是者也道
 以不離氣為道故道非常靜不動而氣亦如之氣以
 不離道為氣故氣非常靜不動而道亦如之佛氏生
 而為人以其有陽之氣而有其人之道死而為鬼以
 有其陰之氣而有其鬼之道無離氣而為人無離氣
 而為鬼者也乃生時離氣而求之徒以其常靜不動
 離其人陽氣之所有而無之而不知乃陽之氣盡而
 自無之非彼離之而無之其無與氣無與而與道亦

無與也○卽推之○死時離氣而求之○亦徒以其常靜不
動欲離其陰氣之所有而無之○而不知乃陰之氣盡
而自無之○非彼離之而無之○其無與氣無與亦與道
無與也○又以其說推之○無是氣止有是道○求之一若
氣可以無言○可離道而無之道○不可以無言○吾惟離
氣而有之○而後吾之道○可以不無無之而已矣○而不
知氣之爲氣○可以類求之道之爲道○不可以類而求
之也○故天以是氣而爲天○可以天求之地以是氣而
爲地○可以地求之人羣物類以是氣而爲人羣物類

可以人羣物類求之○有是氣斯有是道○而天地之神
祇卽于天地求之○人羣之鬼神卽于人羣求之物類
之靈蠢卽于物類求之○莫不以乘乎陽之氣而有者
歸于陰之氣而有之○苟天地萬物而無氣○是無天地
萬物矣○無天地萬物而止○有道是天地萬物以氣爲
類而可分○不以道爲類而可分者○無小無大○無靈無
蠢○其此一道於合同而化之中○而欲分其孰爲大孰
爲小○孰爲靈○孰爲蠢○譬猶聚四海內外億萬耳目口
體如一人之人○而分其孰爲爾○孰爲我○孰爲此○孰爲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三 卷之十四
彼雖欲分之烏得而分之釋氏乃欲於天地神祇人
物鬼神無陰無陽無形無氣止有一道合同而化時
自表而出之曰此吾一人之道此吾一人之神也獨
載其有形有氣之色相特立于無天無地無人羣物
類中又將出世說法而度人是天地萬物人羣物類
以無氣無分而止此一道者釋氏又獨能有氣而有
是色相表而出之由是言之是離氣而有之不離氣
而有之者耶此可知道不離氣而道可分者道既離
氣而道不可分佛氏雖欲分而有之亦佛氏自爲分

而○有○之○耳○其○如○吾○太○虛○與○天○地○之○道○不○可○分○而○有○之○
何○哉○夫○是○以○止○知○一○已○之○有○生○死○而○求○無○生○無○死○不
得○不○爲○天○地○有○成○敗○一○如○人○之○有○生○死○以○簧○鼓○天○下
之○人○乃○儒○者○必○立○混○沌○一○終○開○闢○一○始○舍○聖○人○生○生
不○已○之○大○道○而○以○佛○氏○爲○信○然○子○以○爲○不○知○何○所○見
而○云○然○余○亦○不○知○其○何○所○見○而○云○然○也

此以理氣二字至精至微明天地生生之大道而
釋氏終其身認無氣卽是道有道必無氣求無生
不死于天地大道一無所見而立教以愚人桂山

從或問徹底根求而啓發之快絕快絕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太極圖說論七十八

或曰儒者之言及此也彼自以為非無所見而云然也
也以理言之自開闢以迄今茲淳朴日散澆漓日深
如江河之流而不返百世而後地高天下人物銷亡
勢有必然一說也以事言之一氣大息震蕩無垠山
勃川湮舊迹盡滅嘗見高山螺蚌殼多生石中其石
卽舊日之土其螺蚌卽舊日水中之物下變為高柔
變為剛深有可驗一說也以是紫陽庸齋諸儒均有
是言耳余曰此雖儒者以事理推測之談然從古聖

賢亦嘗于天道探蹟索隱而求之矣曾未有如此立
說者天地之大聖人有所不知亦人世少所見多所
怪之事如中國四裔人物風土之類是也若夫理之
與氣乃人人所共知其由非可以無徵無驗而言之
者也故雖至蹟至隱之理聖人莫不推測言之莫不
使人人皆可徵可驗知之由之而言之者也今風氣
醇漓之說以易之否泰盛衰論之卽孟子天下之生
一治一亂之常理若以洪荒之世其民蠢愚遞降而
來其民詐僞如江河之日下遂以緯書地高天下食

土倚杵及釋氏人物短小朝生夕死之說謂一混一
闢爲信然此子貢所爲一言爲知一言爲不知亦其
不能以不知爲不知豈聖人所許爲知者哉遠不具
論自五帝及三代三千餘年今日所稱上世也五帝
之世質勝其文三王之時文勝其質其民去淳悶不
遠而已若致飾日甚者然此是風氣日開增華踵事
不可復返于茅茨土階太羹玄酒則有之非謂太古
之民人人淳朴無一詐僞○中古之民淳朴多而詐僞
少○三代之季詐僞日多○淳朴日少○此後民胥詐僞漸

同禽獸自必有更造天地別立生人之邪說矣夫風
氣有日開之勢人生其間淳亦從而為漓朴亦失而
為詐勢所必然與人生心性知覺亦復何與辟如氣
質樵魯之人本非心性之樵魯而心性亦若樵魯氣
質猥巧之人本非心性之猥巧而心性亦若猥巧乃
直以人心人性為淳朴散而詐偽興亦已過矣且上
世洪荒其民雖不識不知一如禽獸狃狃獠獠然而
強之凌弱智之欺愚鳩鵲爭巢螻蟻鬪鬪禽獸且然
而况于人若但指上古之醇美言而不指上古之雜

亂言雖云後世之澆薄不足以勝上古之醇美而欲
通○偽○之○言○聖○人○之○理
反于上古又必有指上古之雜亂同于禽獸反不若
後世之澆薄猶未離乎人羣而以仍安後世不反窳
古者為貴矣即如春秋淫惡放恣弑父弑君戰國時
挾詐任術殺人盈野其去禽獸曾有幾何然而朝多
耆碩之臣野仍朴茂之老其他日用飲食自安民質
者豈盡淫惡放恣挾詐任術之人相習成風另一世
界哉天子斯時生孔孟大聖賢人明大道以覺民行
反其人已失之本心而不至復淪于異類非無意而

然也。自是漢唐宋元以來，視三代盛時，雖若有間，而亂臣賊子如王莽、曹操、劉劭、安慶緒，大逆不道，間世而一見，又非春秋戰國時淫亂殺虐，殆無虛日者。可同日而語矣。豈江河日下之說，可得而概之哉。至于因革之大，莫如封建井田大變古法，然亦改其制而不改其義。易所謂窮變通久，有所不能已焉者耳。今世之人，徒以一已所生之時，所遇之人，嘆詐僞之日，滋淳朴之日，散并疑天地之道，亦與人心風氣同歸于盡。是亦釋氏執人物之死生度天地之終始逆料

極虛妄無稽之談以至實易曉之理破之讀其書

未有不厭服其心者

其有成有敗之說耳。今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四海內外羣分類聚，莫可窮紀。有從古未通中國，累數十譯而來者，其椎魯朴率，與上世獠犽畧同。豈天獨以此種人類留天地淳悶之氣耶。亦其風土未開使之然也。彼從其國與素通中朝之人，聞風而來，久則漸近，漸開，亦如素通中朝之人矣。豈數十百千萬年存天地之淳氣者，一旦通中國，遂入天地之漓氣，盡喪其淳朴之氣耶。至于高山螺蚌之說，尤屬膚淺。此卽詩所謂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之說也。卽如堯時洪水

九載橫流彌山湮谷水族生于其中已而疏鑿通行
 水歸故道山谷水族沉滯汙泥土久堅剛化而為石
 余過隴州土人拾之剖以示余魚形宛然余曰嘻此
 殆龍門未鑿懷山襄陵時物耶至于五嶽名山背陰
 積雪經年不散太陽廻照化為蟲魚頗有可食又或
 山頂坑塹積水所生水涸殼遺與土化石必以為天
 地壞舊迹滅是其所存所遺之物亦何異人從海畔
 掘得盤根從桑田拾得魚骨亦指為天地毀而舊迹
 所存所遺之物豈其然乎彼佛氏之徒好為怪迂之

談以欺天下而一二賢智之人無端而生幻妄人世
○切○中○儒○者○病○根○
 之心無端而求空無性命之旨其能主敬存誠從事
 聖門依中庸而遯世無悶者又幾人哉噫其甚也且
 夫人生天地間猶九牛之一毛耳即以康節一元計
 之其數亦踰十二萬年吾以百年之身得十二萬有
 餘載之天地而事之吾生也天吾死也天吾盡其所
 賦之心性而生事之吾即盡其所賦之心性而死事
 之生既無忝于為人死復無忝于為鬼吾不知是造
 物者吾死而又將以我為人焉否耶即使死而復為

人無忝其人生而復為鬼無愧其鬼生生死死以一
 元計之亦可為百千萬年而無不為人矣假使吾生
 當天地一元將盡之時吾一日猶得為人吾必不忍
 以吾一息之存沒吾心性以事天而思所以逃之以
 吾之事天猶事吾親也猶吾之事吾君也吾一日不
 得事吾親吾不敢不死吾孝以事之吾一日苟得事
 吾君吾不敢不死吾忠以事之况吾為天所生之人
 以天之氣而有其口體以天之命而有其心性吾敢
 以天地一日之毀壞而不以死吾親死吾君者事之

而變易其心性之常自私其一已于毀敗消亡之日
 施施然以獨存為幸吾非人類而禽獸也乎哉乃儒
 者當天清地寧萬物芸生不已不息無窮無極之日
 而存此元會運世水火風災天地毀壞人物銷亡之
 見于胸中以疑其心而貳其行其得為窮理盡性而
 推極其至者乎噫其甚也

此皆自古聖人之所不言即彼言之而亦不足辨
 者惟吾儒亦因二氏而有是言不得以天人至
 理與天下共明之夫至邪至妄之言徒執其邪妄

而斥之而彼氏之徒不能俯首者徒斥其邪其妄
而彼愈以為非邪非妄惟以至平至實之理一二
曉喻之彼不能以我之理為邪為妄則彼之為邪
為妄自破矣此桂山攻異端之大旨非前人所能
及

太極圖說論七十九

或曰吾子以聖人理道折二氏之詖說茫茫巨浸之
中亦可望斗杓而知所歸矣是吾子立教以教之也
其入道之方一本孔孟以為教者亦可得而詳言之
歟余曰吾為無極太極之說本于大易而天地陰陽
死生鬼神窮理盡性至命之道莫備于是書而一一
論之有無之義明而太極之理著凡以明理也非以
立教也立教之說非孔孟大聖賢人不足以當之漢
唐以來聚徒講學未能如孟子願學孔子本一道以

教其門人皆不足當之者也。凡吾之所以爲此，亦如原道原性，闡明孔孟傳書，不敢一言倍繆古聖人相傳一道焉耳。有宋諸儒，其本孔孟爲教，致知力行，存誠主敬，旣明且析，又何用吾卮言贅詞而附益之哉？雖然，由周而來，教統絕于上，孔孟而後，其統雖不絕于下，亦如綫之不絕而已。其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去聖道猶未遠，惟引之高而失其卑，求之深而棄其淺，以前之人猶未足而我之見有所加，雖有宋大儒猶有所不免。吾懼孔孟如綫之緒，終于墜地而後已也。

開

開

來

皆

元

孟

大

聖

賢

人

三

教

之

根

本

也

也

也

蓋有志明道之人，何嘗不以闢異端、閑先聖爲已任，及探其高深，索其幽隱，并聖人生平，屢屢教人以中庸，其至一語若忘之者，然又安能本一道以倡率天下，如古作師之人乎哉？昔孟子去孔子百有餘歲，非親炙而私淑之徒，以孔子所刪述與論說具存耳。後世諸儒，苟能私淑孔孟，亦卽其所刪述論說深造而自得之，雖千百年如同堂于一日，亦何不可之有哉？乃立講堂，聚弟子，各以其意見自謂出習見傳聞之外，以求勝于今日者，遂若真勝于古人，斯虛無隱怪。

大極圖說論
卷之十四
之說得而中之矣。雖然自古作師之統之降而在下也。亦孔孟不得已起而承之者也。其所望于聖帝明王。一旦作而教天下。何日忘之。孔子轍迹所至不出魯衛陳鄭之郊。而反之楚而陳蔡疾之矣。孟子游說亦不過齊梁魯滕諸國。秦楚燕趙槩乎未聞也。孔子從游三千餘人而已。孟子弗逮也。卽孔墨同稱去孔而從墨者。不知幾何人。孟荀同時去孟而從荀者。不知幾何人。甚矣有位及時以行其道。豈匹夫之立教所能及哉。嗚呼。自非天佑下民。更生堯舜禹湯。

文武其人。總作師之權于在上。以其身爲律度而表率之。一切異端曲學。不使並行于世。以惑亂天下之人心。自必有名世之臣。相與撥亂反正。而大創之。庶幾從古聖人立教于天下者。如日月之蝕而復明。其光尤有加焉。斯天下萬世之幸也。或曰天下之生久矣。斯民澆漓之習亦已深矣。雖有聖人起而在上一旦欲舉天下而革易之。譬猶驅膏梁之子弟使負耒耜而力作于畎畝之中。亦何可得哉。余曰非然也。天下之風氣雖日漓。而斯人之良心終未失也。上作而

下應之。聖人風草之喻。自古及今。未之有改也。今天
下郡邑。苟有循良之牧。撫其民而善教之。不過十年。
○指○點○人○心○能○使○盲○者○能○見
五年之德澤耳。其居官也。如弱子之依其母。其去職
也。如孤兒之失其父。生而歌詠之。沒而尸視之。爲祠
社以享祀之。見碑樹而涕泣之。書所謂民情大可見。
豈欺我哉。故三代而後。如漢之文景。可比成康。卽蕭
齊之主。猶自謂治天下十年。黃金與土同價。况于唐
虞三代之聖人。以道立其教乎。或曰。然則世風之變。
有不可復古者。其大者如封建井田。學校肉刑之制。

儒者以爲得其意而不膠其迹。可以漸復之。其理信
然否。歟。余曰。從古聖人質文異尚。因時制宜。唐虞三
代聖人卽本。是以改朔易服。豈徒以法制大小論乎。
其宜因者。不獨大者宜因。小者亦宜因也。其宜革者。
不獨小者宜革。卽大者亦宜革也。然立法更制之大。
本大原則不在乎此也。所爲大本大原者。要在以大
公至正之心。因時變易。以立教于天下。雖上世之淳
朴末俗之澆漓。無不可以奏治平之效也。聖人之于
一家也。必曰齊于一國也。必曰治于天下也。必曰平

齊也者齊其不齊者也治也者治其不治者也平也者平其不平者也皆一人如百人百人如千萬人一而不二之說也古之聖人自三綱五常而外其制度文爲有先時而開之有因時而立之有後時而防之莫不有經權常變于其間惟後之聖人能知前之聖人因者因之而不以爲襲革者革之而不以爲背所爲化民成俗者要亦本大公至正之道以服天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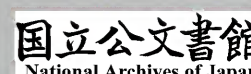
○不○愧○通○儒○

人○之○心○而○已○矣○以○封○建○井○田○學○校○肉○刑○爲○必○可○復○必○不○可○復○爲○治○亂○盛○衰○之○說○者○皆○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者也或曰古制之不易復亦已久矣欲合天下大公至正之心以爲教而治平可躋于隆古必如何而可哉余曰漢唐以來一代之英君賢相其講求治國平天下亦各有其道矣亦各有因時制宜之義存焉此豈可取一十七史之典章因革損益一夕論說而盡之者耶無已而撮舉今時一二大畧言之如敦風俗莫大乎反奢靡而歸朴儉而後上下可辨民志可定也重農事莫大乎勸開墾而卹凶災而後末業可抑游惰可歸也興學校莫大乎稽實行而考藝文而後

野無偽士朝有真儒也尚吏治莫大乎厚廩祿而久
任使而後虛聲可斥躁進可平也課軍實莫大乎倣
府兵而久屯田而後兵無虛冒餉無匱乏也謹邊防
莫大乎固封守而戒遠畧而後中國久安四裔率服
也其他未易更僕類而推之立國規模能胥若此于
是乎貴賤各有常貧富不相耀君子尚廉耻小人惡
詐欺禮義興而刑罰措何莫非古人封建井田學校
教養之遺意一本大公至正之心而為之者乎然猶
非大本大原之所在也所為大本大原在朝廷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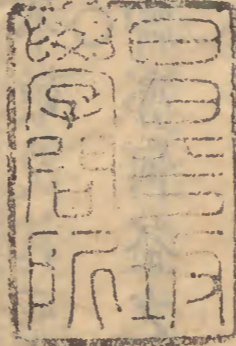
而已主德之大莫大乎敬天而勤民臣道之大莫大
乎已盡其道而人事其君主臣一德上下一心未有
不以身先天下能不令而行者也或曰此教之大畧
其在上者既得而聞命矣吾儒從事聖門其致知力
行亦有一二大畧可得書紳銘座而行之者歟余曰
希聖希賢之道莫備于四子之書中才之人弟子入
孝一章終身由之而不能盡者賢智一流顏淵仲弓
請事二章求所為大而化之之道亦豈有舍此而得
之者耶至于有宋諸儒所論讀書明理苟能由其言



身體而力行之又何他求焉余嘗讀其書每自反而思如昔儒言終身學恭而安一語不能得况余于變化氣質自愧未能者乎少時家貧親老冀寸祿以展其長及不得志而行遊四方未嘗不求海內先正而事之童子時曾以一事過忒痛自刻責終其身不忘嘗著五說以自警一日謹微由不甘蔬食而推之始于一念而極于無不爲此微之不可不謹也一日悔過理欲之介人禽幾何失而復之猶可善後此過之不可不悔也一日敬吾心之鬼神以吾心有鬼神而

不敬及其惡積罪大不能自主雖求助于天地之鬼神亦何益之有哉此一說也一日一介之士存心及物亦必有所以及之乃徒以乘勢俟時而委之則非矣此一說也一日吾自爲善一若責報于天與人必不終于爲善且不免于爲不善此一說也此吾少時過忒至老戒之一若因敗爲功竊自幸者然五說在余文集中好學者能取而覽之是亦中才爲善之一助也夫子存衛武于詩而列秦穆于書其亦嘉與悔過之意也夫

此合君師道統於性命大道外從紀綱制度槩論
 之桂山體用兼備之學也仍以吾儒窮達善身善
 世之理如指大路人人可率而由之而以少有過
 或惟能悔而不愧為聖人之徒欲天下不為自暴
 自棄之人真能體天地聖賢之心而立言者吾生
 平未嘗得二人父事而兄事之



文化乙丑

